



誠齋集卷第一百二十

庠陵楊

万里 廷秀



碑

宋故左丞相節度使雍國公贈太師謚忠肅虞
公神道碑

自昔立國者不幸當強虎狼之敵非得天下之大勢
國未易立也大勢一得則萬億年之基可定于一日
不然百戰萬卒何益于成敗之數是故吳以赤壁晉
以淝水吾宋以牛渚皆以一日之大勢定基而立國

者然赤壁肥水之役乘其方銳之初君子以為易牛
渚之役振于屢敗之後君子以為唯客有問者曰事
難而功反易何也曰我

高宗皇帝知人如堯善任使如漢高祖而已其人受
任使者為誰曰丞相虞公、有勇力乎曰否公儒者
也公非賁育公為得力公有機數乎曰否公德人也
公非孫吳公為得數然則曷濟登茲曰忠誠而已方
諸將皆遁而我師大潰公身先冒死以激怯懦不以
忠乎方虜酋遺吾元帥書以行碁間公昌言其詐以
安危疑不以誠乎夫大忠可以貫日月何人不感至

誠可以動金石何人不懷感一而万從懷一而万順
惟吾所向何敵不克何難不濟何功不成哉故曰公
之成功忠誠而已客曰是矣然君子以謂堯之知人
猶失之繇漢祖之善任使猶失之綰與渙今我
高宗一奔而得公、一戰而定國故公之功难于周
公矐謝切度而

高宗之聖矣于堯于漢祖遠矣嗚呼盛哉嗚呼盛哉
公諱允文字彬父隆州人也系出周震仲在六國曰
卿曰唐曰世南七世曰殷守仁壽郡即隆州也因家
焉曾祖昭白祖軒父祺皆贈太師周魏秦國公秦公

仕至左中奉大夫德陽縣南隆明周路轉運判官初
秦公未有子禱于梓潼神是夕夢入一官府見一大
官亮冕迎秦公執客主禮甚敬主人忽指其側一人
介胄而立者曰此為而子秦國夫人娠公將生戶外
有異光方六歲暗誦六經十歲賦詩有驚人語諸老
知其遠器未冠屬文有能名初不欲以門子進秦公
曰汝薄吾澤耶公乃拜命鎖所試凡四荐名至紹興
二十四年第進士竟如志初仕監成都府權茶司賣
引所又監雅州名山縣茶場權四川都大提拏茶馬
司幹办公事四川提領所辟差幹辦行在分差戶部

糧料院既登第轉左奉議郎通判彭州求赴制置司
檄權黎州改知渠州召除秘書丞兼兵部員外郎兼
寔錄院檢討官兼國史院編修官除吏部員外郎兼
權樞密院檢討又兼校正又兼右司員外郎除起居
舍人兼權中書又假工部尚書使虜歸除中書舍人
兼直學士院兼侍講為江淮督視府參謀軍事科
兵部尚書川陝宣諭使

孝宗即位徙知夔州未上召除敷文淵學士知太平

州改兵部尚書兼湖北京面宣諭使就陞制置使改
顯護閣李士知平江府從知潼川府未上再知平江
府召拜端明殿李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改參知政事
兼同知樞密院未几以端明殿李士提舉江州太興
國公君拜知樞密院事又以知樞密院事為四川宣
撫使召拜樞密院事進尚書又僕射同中書以下平
章事兼樞密院使兼制國閑使濟國公近左丞相兼
樞密華國公終少保武安軍節度使西川宣撫使府
國公以少傅致仕薨贈少師又贈太傅謚忠肅 今
上 慶 元年贈太師公在茶馬司使長賈思誠議

增茗課公力諫不從竭告引去公在梁州地埔民窶
而常賦之外又行加斂流江一邑尤甚公亟除之然
後上聞戒緡錢六万五千有奇逮民呼舞考試類省
所得多知名士宰臣沈該荐公于

高宗召見公獻言謂君道有三曰畏天曰安民曰法
祖宗時論違之 顯仁后崩百官入臨皆吉服
公獨衣服有非之者公不改俄詔百官易服公在西搜
秦檜妻正贈布妙先生富民金幣以奴事松而累官
至閣以宣贊舍人給使元君寔以結宦官而超除樞
密副承旨公皆封还詔書吏部侍郎汪應辰出知衢

州公請留之時諸軍師皆以宣官克承受公奏罷之
紹興李年和戎既久虜情叵測而朝廷翫愒晏然死虞公因見上力陳虜必渝盟寇來
之道有五曰川陝曰荆襄曰淮東彼必不出于此必
以正兵出淮西奇兵出海道宜為之備時上方在
顯仁諒闇太息深以為然未几公使虜館公者与公
賓射公一發破的君臣驚異公見虜中倅輓芻粟
隸舟師歸見上再申前言請備之上繼使徐度使虜
還言虜死交意三十一年五月虜使來賀天甲圣節
因索將相大臣割兩淮地上始悟公前言乃以刘錡

為淮東制置使京畿河北等路招討使軍于建康王
叔与錡姪汜副之九月虜以重兵出淮東刘錡禦之
死顏亮自將大軍自寿春渡淮入寇中号百万王叔
禦之既而二將望風遁还而叔以為退誘虜為辞公
料叔必渡江南奔白執政執政未信十月丁巳謀報
叔果渡江中外大震上避展咸膳面諭宰臣議散百
官浮海避伏宰臣陳康伯曰不可于事上始聞公料
叔必敗謂公知兵心倚重焉 急召李显忠為淮西
大将命知樞密院葉義問督視淮江諸軍事以公為
叅謀洪迈馮方俱入幕府庚申公辭行上曰卿詞臣

不當遣以卿洞達軍事姑為朕行公泣謝曰主憂臣辱臣願盡死力辛酉公出修川聞王叔盡失淮西劉錡盡失淮東錡亦托疾過江戊辰公至京口見錡問兵敗狀錡抵譟曰兵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公曰虜席捲兩淮直窺江表今日用兵為得已乎屬建康告急公与又問倍道而進十一月壬申刘汜又大敗於瓜州亮以兵向采石即牛渚也甲戌公与又問至建康是夜有詔罷刘錡江成閏代召王叔以李显忠代于是又問檄公如池州招显忠領西師且犒師采石乙亥公行是日逆亮已次采石刑白黑馬祭天期以

詰朝渡江丙子公未至采石十五里所已聞江北鼓声震天公見官軍十二五、坐道旁盖王叔敗軍也公念叔已去显忠未来若坐待显忠国事去矣呼而問之曰逆亮在江北汝軍何乃在此從者皆劝公还建康曰事勢至此皆它人壞之且督府直委公犒師耳非委督戰也彼自有将帥公奈何代之人任責以速幸公曰吾任從臣使虜濟江則国危吾亦安避今日之事有進死退不敵則死之等死耳退而死不若進而死、吾節也策馬至采石趨水濱望見江北虜兵連營三十餘里不見其後号七十万馬倍之而王

叔潰兵只一万八千人馬數百而已諸將已為遁計
公召其將時侯張振戴臯盛新王琪勞問之曰虜一
萬過江汝輩走之何之今前控大江地利在我孰若
死中求生乎且朝廷養汝輩三十年乃不得一戰報
國乎中皆曰豈不欲戰誰主張者公竟其可以義動
因誦曰汝輩止坐王叔之謬至此今朝廷已別選將
此軍矣中愕立曰是誰也曰李显忠中皆曰得人矣
公曰今显忠未至而虜以來日過江我當身先進死
與諸公戮力決一戰何如且天子出内帑金帛九百
萬緡節度承宣觀察使告身今皆在此有功即登帑

賞之書吉授之若有遁者成六婦報某用命某不用
命中皆曰如此則我輩効命有所付矣請為舍人一
戰公即與時侯等謀整步騎為陣分戈船為二上下
東西兩涯為游軍其一載精兵于中流以待戰其二
伏内港以備不測号令甫畢公復上馬至水濱見北
岸有一高臺其上立大朱綉旗左右各二環立侍者
中張以大黃蓋有一人被黃金鎧據胡床坐其下者
逆亮也忽虜中大呼聲動天地亮親乘一小朱旗麾
舟數百艘絕江而來一瞬間七十餘舟已達南岸其
登岸者與官軍戰我師小卻公乘馬往來陣間顧見

時倭撫其背曰汝胆畧聞四方今可氣否若立陣後則見女子耳倭回顧曰舍人在此耶即手揮双長刀出陣奮擊士皆殊死戰无一當百俘斬畧書其中流者舡小而卒中又自爭舟兵刃隔塞運棹不俊而我之蒙衝往來如飛橫突乱刺虜舟破溺死者數万頃刻江水為丹虜引餘舟遁去公命強兵勁弩追射之虜兵多傷至夜師还數戶四千七百授万户二人生得千戶五人士貞五百人是夕公具捷奏以聞椎牛釀酒大享將士公謂虜明日必復来乃与諸將再往水濱整備步騎舡出海鱸舡五之二以其半

直北岸上流楊林河口以遏虜舟之所自出丁丑虜中如幡而進我師射之應弦而倒死者万計舟来未已海鱸逆擊虜舟大敗顧見我師執其歸路即縱火自焚我師奔火盡焚其餘二百艘逆亮遁去入揚州留遣一騎遺書招王叔其辞若与叔有宿約者公观其書叔之將佐变色公慮生变即顧諸將曰此反間也欲以携我中耳諸將拜曰顧公明當効死以报是日李显忠至公諭之曰京口無備我今欲往公能分兵見助否显忠曰惟命即分季梓軍一万六千人及舡百艘会京口庚辰公至京口謁刘錡問疾錡执公手曰疾何必問

朝廷養兵三十年我輩一報不施今日大功乃出于
一儒者我輩媿死矣時京口止有戰艦二十四艘會
李昱忠戈船亦至公與楊存中威閔謀曰虜奔采石
來此欲出我不意亦反出其不意庚寅大閱舟師大
而蒙衝小而海狹皆外壘板城中運机輪但見舟行
不見有人三周金山沂泗往來矯如白龙怒飛水上
風濤掀天江水盡沸北岸諸酋憑壘縱觀駭愕皆以
為神亟遣人報亮至見之笑曰此祇船也欺我哉
因列坐諸酋一酋前跪曰南軍不備未可輕進亮震
怒拔劍數其罪命出斬之哀謝久之亮曰姑赦汝宜

率諸將五日必絕江違命先斬諸酋退曰南岫必不
可往即死亮不可諫亦死盡先諸亮居龜山寺
乙未六諸酋偽效南軍却皆直至亮幄前聞曰何為
者欲奏事既入則亂射幄中亮被箭呼曰汝南人乎
吾人乎皆應曰吾人遂連射殪亮十二月己亥公與
楊存中皆具奏以聞公尋詣闕奏事甲辰公至
上見公慰藉甚渥公曰謝此庙社之灵
陛下之英斷臣何力之有公因奏曰采石之役張振
等以偏裨勝逆亮今上賞以三官臣願馳臣官以賞
振等上曰曩日江上事勢此何等危事如此宣

力功其可忘耶除振等正仕承宣觀察等便于是刘
錡致仕王叔刘汜削籍流嶺表

上命公往經理兩淮公請以兵斷虜歸路徐發京口
之師襲之為進取計比至淮上諸軍先已過江盡役
兩淮矣戊申車駕幸建康于是有宣諭川陝之命三
十二年春公自襄漫而昔開幕府于興元初与大將
吴拱李道会于襄陽既又与英隣会于河也又与璘
会于秦州前後悼議經畧中原之策今董庠守淮東
郭振守淮而趙樽次信陽李道進新野吴拱与王彥
合畢于高州吴璘姚仲以大軍出關輔因長安之糧

以取河南因河南之糧而令諸軍以取汴則兵力全
而讓道省至如西河可傳檄而定初以此策聞于
高宗又以聞于

孝宗經理有緒關河響應旌礼所指軍民歸附日以
万計且爭出芻粟牛酒以迎王師道復涇源熙鞏寄
十六州而蜀士楊民望者媚公沮撓于中謂宜弃新
復州郡而退守蜀之故封言者信之大臣史浩主之
公屢爭不能得乃詩入見而陳便宜詔許焉既見
孝宗問弃地得失何如公以芻畫地且陳形勢險要
如是而固吾蜀如是而基進取上慨然曰史浩誤朕

公既忤時宰于是當之命時

隆興元年春也明年春襄陽有警召歸于是有宣諭
湖北京西之命未敗進制置使公聞墓有于襄陽与
大將王宣趙樽等會議以守之策以為荆襄藩籬豈
在唐鄧然勝勢在唐州方城其次樊城其次充化軍
而唐鄧无城唯據守乃先城新野次城唐州又聞泌
河以通漕運藩籬既固則襄漢久安此守策也王師
進取之路出蔡以睨陳出襄郊以襲許出海以逼洛
出嵩稀以震河東出商以圖陝西此攻策也部分已
定累奏以聞而宰湯思退欲速而和戎議弃唐鄧既
而二州之民虜皆挈戮上亦悔之召公詣闕未至而

有姑蘓潼川之命旋又有召歸之命公繫辭不獲參
知政事王之望忌公請少湏政戒召用未晚上可之
而召公益急既至見

上即除簽書樞密院事而之望未之知也命下之望
失色初虜議和其約曰俘虜兩還叛亡則否至是併
求所否公執不与未几有叅知同知之命適議母后
風畹恩澤公請視旧差增視今損半蜀軍請謀帥或
荐王叔公執不可虜使來聘故事大臣躬与除館公
独不行虎賁給其廨役公請易以材官使者驕惰公
請斬之不果識者躋之湖寇李金頗熾潭帥刘琪請

濟師公曰鄂將可用而與某州將不相下即遣鄂將
而以某州將繼之鄂將聞之力戰禽賊時久不置相
有兩參預會蜀人李宏求中書除官同列欲與之公
曰是富者子吾曹可不避謗同列不悅言于
上曰虞某納李宏玉帶將除以某賊御史章服附其
說以彈公請付廷尉勾罷政于是有太平興國公之
命獄成有同懷二奏以候司

上意 上迎問曰帶自虞某家出否對曰否于是
同列亦罷政李宏流新州章服貶秩絀中外奪服即
召公于是有知樞密院之命未几蜀帥吳璘卒于是

有四川宣撫之命

上輟所御履及黃金甲胄賜為公開幕府于利州時
軍改蠹民力愈凋公曰敝之攸與于大將之貪與
私也于是首劾大將任天賜剝其下以為苞苴又
劾幕掾王槐孫以戰功官其親族又劾守令劉琪宋
琛等十一人之病民瘼官者首荐員琦為西帥吳琪
為東帥又荐可將材者三人又荐其次者五人進退
偏裨二百余人大將得人後進獲伸諸軍驩呼曰蜀
交賀于是開公正絕請謁繕營壘修械噐明功沮甄
羸良拔智勇絀姦貪戢裒堯禁子本杜私後訓技擊

汰老癯刊竅籍枝贖名一日罷游食者一万有七千
余人乃闢菟庭乃試射候今之挽弓一石有五者昔
之減于一石者也今之麀弩五石有五者昔之三石
者也至是軍政修矣請擇使者厚費胡簡叔奇却罷
駕設監牧廣驟北至是馬政修矣又請捐公錢一百
万緡代民補輸自是一岁軍需減錢數九百万有奇
四路郡果除逋負緡錢三百四十三万有奇又禁兩
稅之豫索者又禁醒酒之豫輸者又減常賦之虛額
者適邛蜀等十四郡告飢則發帑廩除年租活流民
數千万口至是民力裕矣法行之初謗讟盈路或謂

召爰公不為動既而下无異論蜀民頓蘇軍政一新
寔自公始公引疾司祠一再愈力

上優詔召公

降詔者一錫宸翰者二遣中使迎勞趣行者五公同
辞者八特命北門草麻除樞密使未几有石輔辨章
兼官樞迂国用之命时
乾道五年八月戊子左相陳公俊卿荐襄茂良宜在
本朝有詔補外陳公見開書上愠見書上震怒陳
公追旬罷政上不留行恩礼頓衰公泣入見書上
為陳公推謝且言願全所以進退大臣之礼書上
怒未息百拜于前始授陳公觀文展季士知福州在

應辰曰虞公所謂范堯夫佛地位中人也聞者一辭
上自即位再郊見上帝皆以雨望祀于齊居之宮六
年卜郊及期又雨公憂形于色是夕公雨立沾衣喘
薈籲天引咎責以丙辰開霽上登壇成禮公感
上不世之遇深思所報每曰宰相死賤事旁招俊又
列于庶位而已怀袖有一小方策自曰材館錄聞人
一善必書一再諭蜀首荐王應辰趙雄黃錫梁介范
仲芑章森茶後居中及為相首用胡銓張震洪适梁
堯家晋正鄭聞周執羔王希呂韓元吉林光朝林撫
丘寔晁公武呂祖謙張玠楊甲王質辛弃疾湯邦彥

王之竒衰王佐王公衮又用呂原明司馬康故事荐
張栻入經筵又荐布衣李廔制科一時得人盛廩
有慶曆元祐之風先是浙民歲輸身丁錢絹細
民生子即弃之稍長即殺之公聞之惻然訪知江渚
有荻場其利甚厚而為勢家及浮屠所私公令有司
籍其數以聞請以代輸民之身丁錢絹以緡計者至
一十三万七千有竒絹以疋計者一十六万三千有
竒免符下九州之民呼舞始知有父子生聚之樂會
慶聖節燕群臣及虜使酒半
上起更衣使者密詢儂曰待坐孰為虞丞相覘者以

聞 上命儂與之見公于幕次歎曰真漢相也

上大喜召公見曰卿能重中國如此七年春建儲公言于上曰皇太子宜日聞正言日見正行以養成其德必与正人處乃薦王十朋陳良翰為詹事刘焯李彥穎為侍講侍讀会慶節虜使為林荅天錫來賀見紫宸展既跪進其主遺上書因跪不起要我以故事所无之礼左右失色公請駕與上入内天錫色沮公遣問門官傳宰相之令云使人好礼有詔放仗使介还館更相譙貴乃曰儂者懇祈詰朝見上壽遂極恭順朝論称快公下某事于边即令檄虜

中天錫歸果獲罪

上遣使虜請陵寢地虜不可而荆襄羽書报云虜以三十万騎奉迁陵寢以来中外洶洶于是荆襄大将韓彥直帥臣張棟請發兵禦寇公料虜决不敢動戒边臣勿妄動已而寂然中外大服其後書贊称公鎮物如嵩岱决事如著龜者以此一日有报国門外海舶数百艘将及岸者中外恍駭上召問公对當是外夷賈舟風飄至此果高麗賈胡也

上志克復尝手鞞付公曰朕必欲用武臣為樞密曹

勳如何公執奏不可
上勉從之未几復用張說
為簽書樞密院廷臣極諫
上怒甚公力拯解皆
授以郡上蒐講官制欲正右左丞相之名于是左丞
相之命八年公引疾求去不許御史蕭之敏彈公移
帝城騎兵一軍于建康非是
上曰丞相有大功
勿移彈文之副公伸前緒祈致其仕三請不許強起
視事之敏外補公上疏留之不報朝論歸重尋力祈
解政納祿其詞危苦

上察公意不可奪于是有少保節度使宣撫四川之
命錫宴禁中
上賦詩餞行有云歸來尚想終霖

雨未許鄉人衣錦看又詔奉常賜公家廟五室祭器
其後大臣不復比公開幕府于漢中建諸蜀軍口中
者微增其廩于是諸軍大悅又請關外四州之民凡
畚馬者復其賦役于是馬數歲滋又大將秦琪以邊
頭六軍兵將散漫地勢回遠公請隨地易置左右前
後中軍之部分以便緩急于是軍勢首尾相應商虜
之問有寇隣者擁中數万嘗款輸于我公不輕納虜
中捕之或請增兵不為增虜卒自退契丹之使曰六
彪者潛請合力于我候命于西利州山久不遣會其
屢疾公請遣還死致後悔青羗犯邊制司請發兵公

正調緜州兵三百留屯忒郁声言擊羗而寔不進羗
自散上銳意大奔密詔趣迫公不奉詔復于
上曰机不可為但令移至勿失耳植根本圖富強待
时而動可也安敢趣師期為乱階乎公注意將才偏
裨行伍寸長必錄延見慰荐人得其驩心幕府再
招人士如韓曉王元李昌圖韓炳陳李習陳損之李
舜臣後

朝廷皆賴其用云分念屬任至重益務修軍政裕民
力儲財用戴星乘馬水滿鬢髯人不堪其勞公不顧
也竟以此得疾而薨寔 淳熙元年六月癸酉也

享年六十有五是日大風揚沙前兩夕大星貫于軍
前大師秦將星墜方訃聞上大慟輟視朝于是
有贈少史太傅之命公妻王氏成都甲族累封蜀国
夫人三子公亮奉議郎直秘閣前四川制置師參政
官公著朝散郎知開州公遜奉議郎余杭縣承女樞
娘適從仕郎黎州軍事推官張熠孫八人易簡承議
郎前東陽軍使剛簡通直郎知成都府華陽縣方簡
宣教郎知泸州江安縣宣教郎知眉州青神縣夷
簡宣教郎知成都府耶果承普承奉郎曾泰未奏公
事秦公秦国夫人至孝宅夫人憂哀毀柴立既葬伏

哭墓前偃仆不能起阡中有枯桑是夕雨烏巢焉里人賦詩頌其孝感秦公嘗疾篤公驚惧書章默禱于天云願移父之疾加臣之身減臣之年為父之壽秦公即瘳後一星終乃薨公在 紹興隆興間以忠孝文武勲名德望與魏國張公俊相頡頏 孝宗嘗稱公曰今閩外能類魏公者独有卿耳然二公以身殉國皆不免于諛口賴主上 聖明其言不行魏公嘗遺公書曰自昔任事于外鮮獲安全優游不為率有後福公嘗以聞且言于上曰一天下輿圖易一 朝廷議論難言公天資寬厚每以德報怨故

王之望公所荐馮方公所厚而每排公章服與公无怨而附它執政彈公及公為相念之望以罪廢請授以資政展季士方以水死而祿不及嗣請官其一子服久遠竄請貼賊授郡或問公曰聖人謂何以報德何如公曰聖人不言以德怨寬身之仁乎有以明哲保身規公者公曰仲山甫之明哲不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乎公之經季絕人如此公性廉介雖君賜亦固辭初除簽書樞密賜白金及繡疋兩箇一千力辭得請乃已最諭蜀辭行賜錢一万緡至蜀以市國馬大將有獻附子發之金也有獻家釀珠公笑曰是宜

以劾之近名卻之而已公頌而常山立玉色
望之如神仙中人其音如鐘傑魁俊偉慷慨磊落內
无城府外无边幅好士如好色親軍士如視其子待
内外族親如待家人居家雍容无疾言厲色不訾歛
宋靡已作頌以紀太史 萬里

宋故少師大觀大左丞相魯国王公神道碑

孝宗皇帝齊聖授勇智天挺皇乎有闔門宇宙旋乾
轉坤之姿盖

藝祖之神武仁宗之仁儉神宗之英明 高宗之

武文集四 聖之大成金声而玉振之者也而稽古

舍已比崇華勛聞善從諫兼微湯禹 聖而不居能
而不矜漢五鳳唐正規風在下矣故其圖任相臣在
初元時則有若魏国張公浚在中年時則有若雍国
虞公允文皆駿發揚厲誓清中原人咸謂君臣投分
一何契也至其季年則不然乃選於中而奔魯国王
公之為人貌不裸其剛動不顯其方响恂恂
徐色夷以春遲冬温之氣当風行雷厲之威人又謂
君臣異趨又以睽也然公自款承次宅該輔十四有
年視前數公独久厥賤美效考成濟登 隆平日不
足而岁有余也

朝廷清明綱紀爰整中正列布百度咸熙民物樂康
邊鄙清淳淳熙之治視 慶曆元祐元所與遜者
主之矣又何偉也嗚呼

孝宗之遠猷深旨是可待而天窺海測也耶公諱淮
字季海其先太原人五季避地至婺八世業儒曾祖
本祖登策進士第終官承議郎知湘潭果父師德宣
義即皆贈太師魯魏楚國公母時氏封魏國太夫人
公自幼警敏寡笑与言表和裏正力孝工文

紹興十五年第進士時年二十為台州臨海尉太守
蕭振一見許以公輔器振帥屬辟公入幕府造朝改

左宣教郎累遷校書郎

高宗皇帝命御史中丞朱倬奔可御史者以公應書
除監察御史迂右正言首論大臣養尊小臣持祿以
括囊為智以引去為高顛

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
正萬民時宰相湯思退无物望公條其罪數十于是
明免公論黜之至于宰士方師尹之狡險大将刘寔
之培克吉州中臣魏行虛增鬻公田之估皆奏免所
居官陳輝王傳之才皆荐為郡如兩淮之互市如七
閩之鬻鹽如諸道之預買折帛如淮漕之奪民叔酷

皆言其弊多所施行丁楚公憂既葬奉母廬墓哀動
行路免喪除直敷文閣福建轉運副使時
孝宗隆興二年也旧制之鬻鹽官自為場其後戶
計筭人強而售之清以泥沙損其銖兩公復其旧小
民大悅未几召肆言于
上曰堯以知人安民為難舜以明目達聰為急願
陛下以堯舜自期群臣以堯舜其君自任又曰自治
之策治內有三曰正心術曰室慈儉曰去壅蔽治外
有四曰固封守曰選將帥曰明賞罰曰儲才用
上曰卿曩居言責論議誠確除秘書少監時 光

宗為恭王

上妙簡師友首命公兼王府直講國史院編修官執
政錢端礼私謁于公正色拒之会王府生 皇孫公
請正其典禮端礼因是讒公
上知公不安相命知江州改建寧府仍直敷文閣至
郡老少逆其境曰吾一佛復來矣公儉以裕財用寬
以抚軍民、有骨肉之訟者曉以恩義有泣而去者
獄无訟係里无欢声就廷漕未几得召御史季處全
沮之詔仍故官違之比溪湍悍方舟以濟每桃花水
生随綴随裂民病涉焉公伐石為梁官費而民不与

梁成而民不知民堂其南涯肖公像而祠之改浙西
提點刑獄見

上陳閩中利病四事天語褒嘉且令一至東宮皇太子待以師儒待施拜禮既至官下精意獻手寃者鞫集有數十年不決之訟皆与直之于是有司不敢怠事獄吏不敢舞文囹圄屢空民知遠罪諸邑有前期借民租調者公下令必罰民用昭蘇治最

上聞以太常少卿召近習魯覲一再來見公竟不見聞欵兼中書舍人吏部侍郎太子左庶子未几西掖為真兼知李士院侍講太子詹事會郊祀恩應任

公舍其子任其弟時閣門官陳覓民超轉遙郡防禦使近習尤大淵贈太師仍卑開府儀同三司恩數參知政事姚憲罷政除資正殿李士戚里張說為樞密罷政除大尉在京宮觀皆公封還詔書自掌帝制訓詞深厚有西漢風如蘇公軼贈太師詞尤為海內傳誦除翰林李士知制誥知貢奉
上嘗与公論及朋党至是發策問士以崇名節惡朋党士風丕變得士最盛

上問公以文行之士公薦鄭伯熊李憲程叔達後皆擢用
淳熙二年除端明殿李士簽樞密院事公

言于 上曰曩者大臣知以和為和而不知以和為戰于是一新經武大整師律請令蜀中原軍師補置偏裨者必樞密院以審其才諸將勿私置親軍以消其党庠州勿撤戍兵以嚴其備中外諸軍勿互招亡卒致紀律之不嚴荆襄士夫勿私役民兵致忠勇之不振荐蜀師吳拱才可登用郭田張宣才堪為帥辛弃疾平江西茶寇 上功太濫公謂不核真偽何以功有功又州蕃部擾邊吳挺奏庫彥盛失利之罪清州夷人擾邊揚倏奏田琪失利之罪公謂二將戰沒若交罪之何以功士三年八月除同知樞密院

事靖州蠻既平率逢原殺及老幼文州羗既定李昌祖誘殺降者公皆請懲其罪四年六月除參知政事先是參預襄茂良之政大抵慕魏相庶位承風多过于苛襄既去時宰席久虛公与李公彥穎同秉大政贊

上以治尚忠厚諸路奏獻多所平反政刑中和一時氣象藹如也五年三月除知樞密院事蜀帥胡元質奏黎民州青羗要寇降公降詔守臣不得邀功吳挺奏草羗寇亦降公請詔抚之以功來者先是蜀帥范成大言吳元軍師郭鈞御中死術至是折知常乃言

鈞治中以整成大言吳挺頗失士心至是胡元質乃
言挺治軍有紀

上聞鈞挺一人而毀譽二三公曰挺固未可遽掩鈞
亦未宜遽用此抑揚之理也五年十一月除樞密事
詔班綴恩禮並視宰臣

上從容言武臣嶽祠之負宜省公曰有戰功者壯用
其力老而弃之可乎宰相趙雄言北人歸附者卑以
負外置之賤宜令詣吏部

上曰姑仍舊公贊曰
聖意即天意也雄又言宗室嶽祠八百員宜罷公曰堯
睦九族在平章百姓之先疏骨肉之恩可乎柳寇陳

珣頗張帥臣王佐請節制諸軍公言莫若使合展其
效寇平公言佐之功卓然賞不言薄

上即除左次对又言佐用流人馮湛有功請先擇其
纍囚趨上其功又言軍志曰賞不踰時請趣左上諸
軍功狀殿巖步軍帥岳建壽初亢賊即鞭其偏裨十
人有死者士有怨言公言恩未加而威先之請密賜
訓敷荐陳溱仇健元華王世雄奇厖有謀

上皆將之楚州守臣翟旼專殺入盜池州守臣趙粹
中專殺一驛騎皆罪非疎死公言其寃而正二人之
罪廣西帥劉焯平妖賊李接

上問焯功孰与辛

弃疾王佐公曰弗如也乃昇煇集英展修撰七年詔
王某起居不名黎州寇平

上曰皆卿協贊之力江湖廣寇卿力尤多至于賞惟
允遂為後法昔陳康伯雖有人望至于處事皆不及
卿蜀帥言昨平蕃寇將臣成光延高冕失律公請奪
爵或流竄

上曰不已輕乎蓋從軍制公曰故事平內寇之功其
賞半于平北虜之功罰亦宜然

上欣然曰朕因卿言釋然有恬乃命減死公執政七
載多在樞廷凡選授中外將臣及邊方守臣各稱其

職有泛求恩倖從中者出皆執不行四方所陳軍務
雖數千里外應之皆功中事机上眷益隆而公益夙
夜兢、朝野賢之望其為相八年八月癸丑拜右丞
相兼樞密使封福國公光自是夏不雨至秋是日甘
雨如注朝士相賀曰此傳霖也時戶部言諸郡旱者
口算絹錢其緡八十余萬

上喜命相而雨盡除一年于是公請發廩以賑兩淮
之飢擇官以檢民田之損糶官粟以平畿甸之穀價
于是富民無蘊年貧者無道殍民皆欣然若更生焉
先是丞相趙公雄蜀人也故蜀中名士多汲引在朝

及趙罷相有為飛語以撼蜀士者皆有去志公謂一
宰臣去所用者皆去唐李黨禍之胎也豈聖世所宜
有于是求去者留久次者遷蜀士乃安朝論以為盛
德事有王淑簡者蜀類試第一人也趙公薦之得君
既至而趙去公力薦其文行用為博士近習王抃為
樞密都丞首怙寵為姦中外莫敢言者公極陳其罪
語甚切謂自古人主受謗鮮不由此
上即斥之公薦名儒蕭燧代之小人屏跡言者論冗
官之敝請損任子公請自大臣始人服其公及郊祀
任子減前郊之半上甚喜時有謂公省事多積除

吏多滯者語聞

上問久不除郡守何也公翼日啓擬三人

上問

孰可帥蜀公以番正對命下諫大夫黃洽賀上曰

蜀帥得人矣上喜以其語告公于是薦劉國瑞

可風憲李昌國可叛曹趙汝愚可閩帥張杓可畿漕

上曰卿近日選用得人決事惟允公曰臣薦一士則
諛與決一事則毀至非

聖主責臣以久不除吏臣何敢哉先是故相梁公克

家久外公嘗從容上誦言其美九年九月己巳拜

公左丞相克家右丞相二公對持國秉同心輔政

上虛已信任士夫翕然歸重天下顯然望治公首以
進吳振上為已任謂李椿之老成朱熹之鍊達可以
寄民命

上使椿帥長沙熹為所東常平使者謂劾丙之剛正
為輝之文孝可以侍經幄

上使輝為侍講丙為以官謂余端禮之精密曾達之
夙力可使民曹謂葛帥之行誼熊克之文辭可使
登法從又謂補館職之缺員以儲人材送治郡之高
第以為即官

上嘗訪公以當世人物公言儒孝政事之臣如京堂

謝深甫鄭僑何澹表說友呂祖謙尤柔謝諤閻蒼舒

羅点范仲藝洪迈沈揆陸游倪思莫琳光宇文介謝

師稷王正己趙思趙汝誼何万鄧駟陸九淵劉穎趙

鞏詹元宗吳燠陳仲諤詹駿周頡黃黼蔡戡林杓李

璧鄧錡趙彥中豐誼詹儀之方有開皆一時之選也

上皆用之又薦李處全及尔端礼之孫象祖為郡守

上曰王其長者一日

上謂公曰今中外得人前所未有復見古風矣故

高熙人物之盛至今以為美談然公守法度愛名器

重人命欽刑罰惜人材全始終恤民隱宣德意審凡

事持遠謀夙夜切磋无微不尽故鄴丙訟戍期至而不之官者必殛其禁令公請遵行之法林宗臣議私請託以求薦奔者又白發其書公謂長告訐之風鄴擇祈改丹書而宰掾謂其罪不可揜或欲屈法以從所祈公曰如是則有司可廢矣進士有求以免奉之恩為陞等之恩或謂求者止八文人何尤斯公曰八人得之則百人援之矣宦官張法為請以己之官賜其子公言其子以為遙郡法不應遷龔頤以執政之客挿官求詣銓曹公言聖世无延北門不可啓公之守法度愛名器如此丹

陽民有擅决湖水以溉田者張杓請重其罪公言民嘗請而官不報罪不在民又有飢而強借民穀者執政請痛懲之公言令甲飢民决食罪不至死左帑胥史受賕抵罪者三十人公言刑者頗重恐傷好生之德于是流一人耐三人夔帥林栗奏部民譚汝翼豪橫可殺公言夷人殺汝翼下人一百也十余人汝翼止殺夷人十七人謂宜減死于是止從編置吳宗旦劉国瑞請為盜者必殺公言若尔則盜必曰殺人者亦死等死耳何憚而不殺人乎公之重人命欽刑罰如此故相陳公俊卿請老公言其材可惜未宜遽從

趙公雄請祠公言人材實難亦未宜听右相梁公克
家告病求去公言時方盛寒請留之以經筵在京祠
官之職使春暄而後行部使者曾逢請祠以奉親公
言逢之孝養宜加以貼職美名之宦士砥礪于風俗
周極有才而人多議其輕公言距弛之士緩急能出
死力

上遂用為郡守辛亥疾有功而人多言其難駕御公
言此等緩急有用
上即畀祠官公之惜人才全始終如屯版曹王佐信
諸路旱熯除租至五十四萬石

上疑其过于多公言其非過趙子濛言揀荒多濫公

言百姓其謂朝廷輕失人命而重發倉廩虽知其

其濫可不從厚沈宗禹請行推排貧富升降之法公
言開更相糾牽其害甚大退謂同列曰吾輩見民疾
苦當如疾病之在身王佐請諸郡上供一岁再校後
期者罰公言頃岁嘗以校殿最州郡爭先鞭笞苛峻
有至死者今若一岁至再其害不細謂宜止于每岁
之抄擇一二逋負之尤者罰之庶几吏不急征民免
苛政

上大喜曰甚善公之恤民隱宣德意如此 上嘗

論唐太宗之功業因欵大功之未就公以先德後功
為規 上嘗遣陽邦彥使虜而虜首不禮吾使因欵
宿憤之未攄功以上策自洽為獻虜使魏正老朝賀
不肅公責之以朝儀卒致其恭順而成禮
上欵廢樞密院之非古官公言軍務至重不宜弛備
以示敵公之審凡事持遠謀如此公所建明
上皆施行此其尤著者十一年冬邊吏言虜主歸朝
廷公言于 上曰虜之情偽未可知也或中
原豪傑起而圖之為吾驅除亦未可知也所宜先者
擇將帥嚴守備明斥候峙糗糧耳邊吏又言虜境檄

稱其主巡行故國南朝來歲賀正旦生辰次暫輟一
年

上曰彼止吾使若彼使至則如何之盍亦遣使郊勞
乎公曰彼既止吾使亦必暫止彼使未几邊吏再書
虜境有檄果云然 上再三嘉公曰卿言于前
乃驗于今真廟謨矣時 高宗皇帝圣壽新岁八
十公言禮之大者儀必極其當慶之隆者澤必侈其
溥 上命公繇纂其典十三年正月朔

上躬帥百官朝德壽宮奉玉卮上鴻號禮成發德音
行慶澤群公百執進律增秩于是恩達于薦紳矣太

李弟子負徑詣太常于是恩達于韋布矣虎賁材官
飲賜餐錢于是恩達于尺籍位符矣敬老尊賢薄刑
責已于是恩達于幽人山農海隅蒼生矣 公亦与
遲兩秩增封邑公艱辭焉退而喜曰吾求去八九矣
而 上不叫今可以從此逝矣三公祈上丞相印
綬歸里田章四 上不許九月再請為祠官又不許進
封魯國公來年六月又累章申前請又不許是秋 高宗并
遊一時典禮皆公所定北虜遣使來賀生辰或謂 上
在哀疾况不受礼宜辭其來公言維好已久驟辭其
使未可也謂宜除館延之徐設禮遣從之 上欲

遂服令

皇太子參決机務迺于祥曦屏西序設幄次命曰議
事堂每有大政宰執詣堂稟議翼日隨 皇太子諸
內屏進呈時公當軸寢久尽瘁夙夜重以魏国年高
土思而国郵方殷欲去不可閔免躊躇非其志也來
年春 高宗祔廟云乃上章句祠見 上面控
其辞危苦上惻然曰丞相無苦敬當勉從除現文屏大學
士仍前特進魯國公判衢州從公使鄉隣侍板輿之
志也 詔詩辞行拊勞再三退辞東宮慰蔚周悉
宰執百官設祖帳都門外觀者歎息侍親歸里禔

驩迎親故歆豔以為古人戲采登繡公独兼之公即
日 上章力辞典州請為祠官 上恩閔勞改授
奉臨安府洞霄宮未几 孝宗卷勤 光宗嗣位
公以旧季首奉 明詔詢初政公答 詔言極
切至大槩謂尽孝進德奉天教民用而立政罔不在
初
上欲拜公使相而公宅魏国憂有 詔服除日降制
公念母子相為命者六十四年至此痛極不如无生
誓以素食終喪既卒哭得脾疾親 日劝公曰屯素食
所致也喪有疾御湮肉礼也盍強食從礼言未畢公

一勸幾絕功者乃止未几小愈間 王人及門傳宣慰
問且穉魏国以白金及帛疋兩各七百公起拜 命
自草奏称谢一日忽語家人子曰易卦六十有四吾
年六然即命子弟执筆自占表章祈致其仕翌日夜
漏下午刻薨于正寢实
淳熙十六年某月某日也先是一月有大星賈于里
門遺表上聞
兩宮震悼輟朝二日贈少师以白金及帛疋兩各
千令奏親属一人添差本路幹官以治襄事官其子
孫七人卹典從厚終始哀榮明年十二月甲申葬于

嫠之北鄙外隆壽之原公娶何氏左奉議郎知温州
瑞安果紳之女累封莫北夫人子八人模通直郎監
西京中嶽廟樞朝散郎主管佑神觀机通直郎監西
京中嶽廟樞迪功郎棟奉議郎主管佑神觀機修成
郎監西京中嶽廟樞宣教郎監西京中嶽廟樞寄理
將仕郎模机樞皆先公卒一女適校書郎姚穎孫男
女十四人公風骨清矐肅然簡遠家人未嘗見其喜
愠冲淡寡欲自奉甚薄食不重肉一衣十年每一飲
食魏固未食不敢先嘗閨門肅然寂无歌舞在公退
食端居齋房觀書或至夜分合族千指与同飽温訓

迪子姪不異己子士夫客死必調其婦好賢惜才不
有片善終身不忘然不立党与不市私恩每有荐進
不告其人其不知者或以為怨終不自明公相其
孝宗論事安舒不迫不激論人先純正論政本寬厚
是時士大夫多言闕人不可用者公嘗荐一二
上曰非闕人乎公曰立矣无方湯之執中也必曰闕
有章子厚呂惠卿也不有曾公亮蘇頌蔡襄乎又曰
江浙多名臣也不有丁謂王欽若乎
上称善自以闕士多收用云博士章隸論事徑直
上議絀之公曰

陛下樂聞直言故士大以言相高恥不相若此風可
賀也若絀之乃致其名也絀之愈甚其名愈重名既
歸于下謗必歸于上上悅穎復當有司言天長果水毀七十余家
上曰此常事何必聞公曰昔人謂人主一日不可不
聞水旱盜賊禮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可謂人之父
母矣
上敬納焉君子謂此三言者真古大臣之言也其開
廣矣路長養諫者固結民心增益主德其功遠矣故
上每稱公曰不党無私又曰剛直不欺夫外人見其

粹溫而

上獨見其剛直揚已要譽者能之乎隆興以來

稱名相云有文集若干卷制草若干卷奉議若干卷
旣葬十四年拭走二千里以其兄樞之書來序陵謁
万里曰先生非先公故之墓隧之碑未立先生
而不為尚以誰諉万里則按其諸子所作家傳及起
居即熊公堯所作行狀撫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書
之銘曰

皇矣下
孝宗赫然魯公凝然赫然如山凝然如淵規鑿矩柄
孝宗赫然魯公凝然赫然如山凝然如淵規鑿矩柄

落不弗契方胡相逢同底于治聞諸晏嬰才同有和
同罔可否和罔唯阿未聞衢室以俞廢咈面推予從
遠弗汝弼維皇之剛用公濟而維皇之英用公粹而
皇武用公保大定切皇明用公海函地容皇德增
皇功鎗皇治其弘有類其成昔周之宣艾夜勃
正登厥未造鶴誨駒刺唐之文皇唐之成康其漸二
五曾謂无荒
隆興之元闔開乾坤震是旣魂于強于安高熙之
季薄海不又金甌罔缺龜玉罔毀何施臻茲維皇不
疑維公不欺維辛不款謂公平此勇功智名後有思

者訾不來下

誠齋集卷第一百二十

嘉定元年春三月 男

長孺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

羅茂良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二十一

廬陵楊萬里

廷秀

碑

宋故龍圖閣學士張公神道碑

淳熙聖人在位二十有八載聖神文武道盛德備奄
有三五漢唐以還皆自鄩而下然天下知其聖矣至
其所以聖則蕩無能名若稽盛大之極其惟從諫之
聖乎嗚呼足矣堯舜之聖蔑以加矣於是忠鯁雲集
用即丕功時則有若諫臣張公者山之岱嵩星之五
行欵公諱大經字彥文世家建昌之南城曾祖諱新

祖諱本父諱富俱隱德不仕父贈至光祿大夫母朱氏封宜人贈宜春郡夫人皆以公也光祿公倜儻尚義而深不願人知君子知其有後公自總角從師刻志勵行不妄交游肄業精勤体澣不輟人罕識其面年十九罹光祿憂執喪如禮敬奉慈母益力學問再奉禮部第紹興十五年進士闕仕自慰南陵丞貴溪晉江宰吉之龍泉簽事定江軍判官事守真定提本湖南常平提點湖北江東刑獄入為監察御史大理少卿殿中侍御史右諫議大夫侍講禮部尚書侍讀出守建寧提本玉隆宮鴻慶宮太平興國宮積官

至正議大夫贈銀青光祿大夫爵清河郡侯食邑一千九百戶享年八十有五公在江東半歲召入勤公見上歷陳民瘼時務氣和詞直翊日除監察御史先是上欲重風憲之選命條上部使者十人御筆獨可公姓名召見上曰朕於十中得卿一又以卿風力峻整命下中外聳歎公自惟暮齒擢自遠外益思補報首論士風四弊曰格克媮惰誕謾浮虛時初秋閔雨詔兩浙江東慮囚言諸路獄多淹滯有未決者一百有六十欲令刑部書之于籍嚴立其期趨令其獄度囹圄一空感召和氣以消旱暵一再

言之。上嘉其言增秩二等大理正丞比年居外公
以為言有旨作舍寺廷由是寺官無居外者朝列肅
然淳熙八年為殿試考官對策切直者置前列其在
殿中首言今日之不治由大臣不任青又言勅局儲
才之地宜選仕而已試者仍不除兼官又以治民之
本在監司請令侍從給舍奉郡守之通敏可監司者
一二人職事補外亦必覘其才力勝任然後卑之諸
路揀荒監司守令之賞宜戒偽濫時二麥既登流徙
稍後而飛蝗頗多公言于上曰願陛下深思夫
人相与之理弥加警惧飭大臣請求人事之未至者

更張而力奔之政刑之間益致其謹俾內而百官有
司輸忠謹崇寬大各修其職以濟事功外而監司守
臣察貪吏平冤獄去苛斂以寬民力而息愁歎公嘗
因見上談問奏云陛下而命講讀官欲覽德宗
之失令各言缺失謙冲如此何憂不治上曰德宗
不孝不知道公奏云信如聖訓德宗拒諫飭非奉
天所聽陸贄之言皆出勉強陛下從諫如流實
祖宗之福其在臺端首進正人心之說以為士風未
厚吏治未肅民力未蘇和氣未應臣嘗求其故毋乃
人心之未正乎昔仁宗嘗患縉紳躁競文彥博以

為恬退者擢則趨求者恥乃荐張懷韓維輩 真
宗嘗問治道何先李流對以不用浮薄此最為先因
言梅詢曾致堯等不可用今能如此則浮薄之風何
患不革陳絳賦敗 仁宗諭輔臣以訓飭親民之官
轉運張士遜辭王旦旦以權利為戒今能如此則貪
刻之風何患不革臣願 陛下用人之際益思所以
察邪正崇忠厚表廉白明義利彰好惡俾中外
知趨附浮薄者之必抑貪汙撝克者之必去則莫不
洗濯其心靡然一歸于正 上再三稱善至言朝士
謁告以免朝參浙西收租而加公量諸軍市易諸郡

遇糴奉使不可以不素擇監司不可以限資格事皆
施行而監司一說 上尤注意妙選寺丞四人同時
臨遣中外咸以為榮其在諫省首以警懼為戒謂人
主之患莫大乎安于小成足以近效而無始終不息
之志故愛君憂國之臣每以遠大之效古人之事業
勉其君以必為魏證願為良臣蓋以臯夔自任而致
太宗于堯舜也 陛下宵旰圖治二十二于茲而
其效猶未能遠過于 太宗比年以來旱蝗繼作星
緯失常雖 宸心焦勞聖德感召而獲一稔之應退
舍之祥然天人相與之際蓋有甚可畏者欲望

陛下謹終如始天心既格而警懼之誠益專沴氣雖銷而修省之意愈篤不為近功毋急小利必欲措世泰和而後已上深嘉納宦官源以姦敗公言欲革此習當裁之於未然公見民力愈困請通漕臣之計以補州牧之有無拘戶絕之租以廣常平之儲又請嚴賊罪改正之法以懲貪黷之吏收外路辟闕歸吏部以杜私謁而通孤寒公常從容奉燕聞上曰此來中外亦无事公退而上疏曰臣聞治不忘亂此人主之遠圖也漢文帝時可謂安矣而賈誼以為方今之勢猶抱火厝積薪之下而寢其上本朝仁宗時

可謂治矣而蘇洵以為天下之勢如坐敝船之中駭乎將入于深淵蓋二臣之心憂治世而危明主不得不然也今者法度修明紀綱振肅上下和輯邊陲晏清謂非治安可乎然邊境雖安而輿圖未復災沴雖消而豐歲未可必至如寬賦裕民選將練兵急人才厚風俗未能副聖之所欲者甚多也臣願陛下愈加兢業日新又新毋以古人之治為難能而勉其所未至毋以今日之效為已足而堅其所欲為上忻然開納秋畢下詔求言公上疏陳四弊曰臣聞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

天地之和應今者早暵之繇蓋民心不和有以致之
民力困竭而愁嘆者多軍士貧乏而怨嗟者衆當今
之弊無大于此者夫民力之竭由于賦歛之无藝賦
歛无藝本于財計之趣迫州縣之間繒帛不受其
物而多折其估未粟過收其贏而何止倍輸峻推酷
之禁苛閔市之征至如預借田租誅責積負羅織以
罪而罰入其財无名之需數外之歛有不可殫者
督迫之勢自上而下民之愁嘆理所必然蘇民力而
息愁嘆其必自版曹始版曹寬則州縣寬州果寬則
民力蘇矣國家竭天下之財以養兵而軍伍乃有

貧乏之嘆何哉蓋生齒滋衆而廩給不贍故負薪鬻
屨亦皆為之為主帥者又多務剝下以濟其私臣聞
之道路皆謂中外兵帥多出貴倖之門主之者唯夸
其美恃之者畧无所憚平時路遺之費非天雨鬼輸
軍士安得不貧怨讟安不得作初傳 陛下欲親大
閱士卒忻然俄而報罷殿帥閱習勞賚薄少遂有大
半不声嗟者試藝滅裂軍容不整至有失馬踐死者
純律隳壞一至于此蓋由主帥營利自豐素以衆怨
是以一旦臨事遂見乖謬池州統帥雷用衆力不勝
其苦燕饋總領費用不貲軍情搖動怨語流播而黜

罰皆未加焉臣願陛下精擇將帥使之愛養士卒
窒其倖進之路察其借譽之私赫然如齊威王烹阿
之奔則軍情悅而緩急可用矣然今日之弊復有大
者臣聞漢王曰朝廷不備何以言治左右不正何以
化遠往者一二近習固嘗招權賂納以致大言
陛下特發英斷斥而去之雖舜之去四凶不是過也
今道塗之人猶竊有訖但見于進者或得其所欲由
徑者或遂其求而竊意其有為之地者皆謂此輩
在陛下之前未必敢直指某人之賢與否也明言
某人之求與此除也意者浸潤之言或得以來其隙

彌縫之譽或得以逞其私不然此輩居第名園越法
踰制外莊列拜在上有之非賂遺之廣何以濟其私
耶臣願陛下疎斥姦回愼腐之人更選老成醇重
之舊以備給使痛懲僭侈抑絕倖門毋俾妄議上累
聖德然今日之弊又有大者臣聞韓愈嘗因早抗
論曰君陽也臣陰也獨陽為早獨陰為聖明在
上而群臣不能盡心于國有君死臣是以久早觀愈
此言其旨深矣今陛下屬精于上而大臣不任責
於下今日進呈明日取旨殆不過常程差除瑣七
細故而已欲革一弊先恐召怨欲立一事惟恐累身

事有可行而不行曰此 上意也 有當用而不用曰
此 上所不樂也 委其責于人而掠其功于己 每事
依違无所可否 如此而望其燮理陰陽感召和氣 唯
矣 臣願 陛下深鑒韓愈之言 垂意人主之職責 成
宰輔一提其綱 則天下之事必有能辦之者 而
陛下又何勞焉 閱旬日 公見 上而言曰 陛下近
以閔雨引咎責躬 求言補闕 擇衆言有可行者行之
上曰 已令大臣錄其可行者 如捐南庫錢與戶部
池州却政與降充統制 官殿帥尋心捕外 盖用公言
也 其在講筵因講易之家人損二卦 深陳一家之道

損上益下之義 嘗侍燕間 賜坐從容 上問日飲几
何所餌 何藥 官遊所歷何地 嘗當春時 上問玉
堂花木 云 卿於此 少進杯杓 及歸院 即宣賜
流香果 實恩意周洽 如此公 屢求退 願為祠官
上曰 卿公廉必能為朕 牧養小民 乃以微猷 閣李士
知建寧 公自除 大宗伯 至是 衣帶鞍馬 再膺蕃錫
都門祖餞 從臣分韻賦詩 朝士以詩贈行 觀者歎
息如二 疏焉 其在建寧 未幾移鎮 紹興 公力 祗免不
拜 新命 章數上 乃被提 奉玉龍宮 之除 以歸 公還家
省松楸 會親友 獎後進 藏書 萬卷 周覽 无倦 鄉閭

有枉抑不伸孤弱无告或貧不能奉婚喪或不能諸
吏部試禮部者公皆全而濟之至親近族或月有所
給焉繼領南京鴻慶宮十六年大上登位以覃霈轉
通議大夫又特頒 詔獎進龍圖閣李士下 詔求
言公乃上疏言先正司馬光嘗論人君之大德有三
曰仁曰明曰武致治之道有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
罰又言當法 壽皇之孝與勤儉遵行 壽皇之畏
天愛民任人納諫又言母恃和好之安而忘備禦之
謀紹興改元領太平興國宮告老以通奉大夫致其
仕公壽登八十闔室驩躍于五春講慶命章彩服

重行拜舞捧觴稱壽鼓吹作內外姻旧載酒設禮撰
為詩歌以贊美之尋開賓筵踰月乃罷閭里歌艷以
為盛事五月八日 皇上受禪覃霈于是有正議之
命閏十月降詔抚問賜銀匱藥茗人王人踵門恩光
赫矣前此未覩也公姿稟特異年寢高体益彊一
日疾作粥食為廢湯劑靡効乃語諸子曰吾目可
瞑吾愛君憂國之心不可泯无一語及家事薨實慶
元四年七月二十九日也訃聞 天子憫之于是有
銀青之贈公娶蔡氏累封至汴人兩遇慶壽恩以子
加封咸寧郡夫人夫人与公同生于甲午先公八年

卒子六人元謙早世元晉奉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
元益從觀即監潭州南岳元豫儒林郎監潭州南岳
元渙承事即監筠州新昌果酒稅元復國子監發解
元豫元復皆先卒女二人孫十二人孫女六人曾孫
三人女四人皆幼諸孤將以其年月日葬于可封鄉
梁家湖之原從蘄春夫人之兆也公忠孝天得日奉
清儉待人謙和言不妄發字量恢、莫測其際而開
心見誠孝問醅正識趣超詣处事精審慮惠深長每
先事而言或者以為過計已而信然宜春太夫人享
年九十有八時公年六十象服委蛇金紫怡愉七迎

板輿就養公館士大夫榮之元晉等承顏養志皆就
祠祿元渙雖任筦權間求檄歸侍乃屬疾捐館三子
皆在左右云先是元晉以書赴告于予曰先公辱下
執事与游久故甚厚非執事誰宜銘予不得辭公
為守令有惠化為部使者有風稜待制刘公國瑞
狀公行實備矣茲不重出独表其在言諫罔惟行后
罔聖名諫往惟涕臣罔
孝宗惟天為崇從諫一者聖名独備温、張公不姪
厥稟不媿厥躬惟樸故忠朝陽在東鳴鳳梧桐匪
鳳則鳴惟天為聰文皇徵往臣主惟微一舜一

夔不在淳熙

故工部尚書章煥閣直學士朝議大夫贈
通議大夫謝公神道碑

淳熙聖人睿文自天典孝日新遵道隆儒先路五三
於是儒孝之士雲滄川匪人舒向家毛鄭也而其耆
父典刑之尤者在二淞則雪川程公泰之在西蜀則
眉山李公仲仁在江西則清江謝公昌國也然程李
二公或以經孝鳴或以史孝鳴或以文詞鳴曰經
而經曰史而史曰文而文者其惟謝公乎公諱諤昌
國其字也家臨江之新喻其先非方唐武德初都督

洪州因家于高宴至元和徙居新塗十世而懋與
弟岐于奔廉世克同登元豐八年進士第時稱臨江
四謝奔廉字民師有藍溪集東坡蘇公与之論文有
書尤稱其世上无真是之詩蓋公四世伯祖也曾祖
臻祖誠文華皆不仕始徙居新喻自號清風老人累
贈太中大夫母胡氏累贈潞人公幼敏而愿不妄語
書日記千言既冠文名載振屢薦名最後首送紹興
二十七年第進士授迪功郎峽州夷陵縣主簿未赴
江西常平使者王傳檄公攝撫州樂安果尉公條治
盜方畧上部使者其要在開其徒自告三十一十至

夷陵適北陸有興羽檄旁午邑缺自令州請於使以
公廉邑事軍无之興民亦不擾循左修職即陞左從
政即授吉州錄事參軍改左宣教即知表州分宜縣
表孝弟崇孝校政尚忠厚果名難理積負于郡者數
十萬一歲常賦之外又鑿室索緡錢二万余公嘆曰
桑洪羊復生亦不能矣乃疏其弊于諸部使力求蠲
損得損亡幾以毋憂去後令許公繼請于朝竟蠲積
負十三萬緡至公言路又以分宜及秀之華亭月椿
同奏詔兩路漕臣躬至二邑廉問故表之四邑列蠲
正額民錢僅二万而華亭又數倍為分宜之民始有

生意服除請為祠官以便養親授主管台州崇道觀
尋丁父憂服除授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除國子監
主簿太學博士監察御史先是州果後法久蠹公里
居時嘗教其里之人自占戶之甲乙產之高下高役
者自請承之編為一書命曰義役至是以聞于上
下之諸路民多便之又論民之繇役有曰保長者有
十二患又論湖州安吉夏租繭絲之征既輸細絲又
輸細綾又輸絹請蠲其一從之除殿中侍御史論大
夫八習曰不恤曰徇私曰貪婪曰刻薄而侈汰曰輕
率曰詐偽曰隱蔽凡此八習為民八患宜法湯之官

刑以警之除侍御史首論已然之惡為易見未然之
姦為難知謂之姦者冥于心晦于迹未易研究
上嘉納之淳熙十四年淮浙大旱已月詔求直言乃
以政如繫獄之淹如征商之苛如權酷之美如經總
月椿之筭婚如越州廣德軍之和買又條振貸七策
其要在功分從之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尚書因言
于上曰先儒論李先致知經者致知之源帝王之
學先稽古書者治道之本故規經者當以書為本現
書者當證以後世之得失上曰人君不知李則必
至于自怠如唐太宗非无功也而不知李卿謂讀書

取證于後世者甚善上又言及李問公對曰天下
之事立本救弊而已臣嘗閱陛下論及允執厥中
蓋中者本也中則不倚自然无弊上曰聖人所以
貴中者无過与不及也嘗夜召見論及南北事
上曰當乘機會公曰机会雖不可失而奔事亦不可
輕上曰甚善公每遞宿必召見賜坐賜茶從容問
曰聞卿与郭雍從游雍李問甚好公具陳本末
上曰雍論性可取朕于性說独取孔子性相近与上
智下愚之說其言簡而易明日孔孟而下論性者愈
煩皆失性之本公對曰陛下論性真得其要

上又問雍曾見伊川否公對曰程頤時雍尚幼雍父
忠者得頤之傳上問曰觀雍議論多出于易有易
解否公對曰有其解明白雍初封冲晦處士加封頤
正先生皆自公發之太上登極公獻十銘其詞曰
業成而難其敗或易兢上保之常恐失墜道甚簡易
在尊所聞帝王之夸匪藝匪文畏天之威王德為最
水旱雷風天之仁愛存心公正治之所起毫厘之私
患及千里妄賞不功妄罰不畏賞罰大權以妄為忌
貪吏虐民戒石莫聽獎廉以檢捷于弭令民之疾若
幽遠難知日訪日問犹恐或遺財在天下理之以義

未聞刻斂其罪在吏亂之所生非止夷狄姦日說說
尤害于國自治十全可以理外重乃輕馭輕動為戒
又疏二事其一則謂治天下必有家法以為一定長
久之道其二則謂奔人望之賢以聳動中外則魏
之功易以有成時稱十銘如李衛公丹扆箴云因經
筵勸講又陳節三近累百千言大槩謂所當節者二
曰宴飲曰妄廢所當近者三曰執事大臣曰舊李名
儒曰經筵列職未幾補闕薛公升似拾遺許公及之
有詔各與卿監以示褒擢公獻疏曰以補遺迂鄉
監官固陞矣意則非也况此二職壽皇復建之所

以導諫用意至遠若驟廢之非新政所宜公嘗言有
直諫有寓諫直諫者言之难受之尤難寓諫者言之
易受之亦易嘗進講至書无逸嗣王其監于茲言于
上曰監之一字帝王治功根本由三代以監戒之詞
為常所以治多而亂少堯舜之慈儉禹之菲飲食卑
宮室湯之不迺声色不殖貨利皆周公所言四居无
逸之類也太康敗于甘酒桀敗于酒池厉王敗于荒
酒幽王敗于沉湎淫泆皆周公所言商受酒德之類
也成王能用其言而躬无逸之行以致盛治誠可為
萬世法十六年四月除御史中丞尋權工部尚書六

月上章請為祠官甚力除煥章閣直學士知泉州又
辭乃除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秋滿再請既奉祠來
歸天下士君子高其風公始居縣之南郭名曰燕坐
曰艮齋先生後居東郭茂林修竹環列其居而桂尤
盛遂以桂山名堂又皆稱桂山先生云紹熙五年十
一月九日以疾薨于正寢享年七十有四階朝議大
夫爵清江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遺表聞特贈通議
大夫娶胡氏封泚人柔恭儉敏相內之事不以毫髮
煩公二子峴宣教郎克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都大
提點坑冶鑄錢司檢踏官峙先卒二女適進士丁南

客胡定彭煇孫男四人淮渭皆登仕即漳澧皆補蔭
未命女三人長適進士歐陽珙餘幼公孝友溫恭出
於天性清風老人喜詩公每征行有賦咏必寄婦曰
以此當綵衣之戲老人曰以是娛我足矣二親耄期
而康寧朝知侍養怡愉見者感化教育二弟皆得公
學識有蒼庠序懿中淳熙乙未科每謂二弟曰二親
高年兄弟侍養之樂雖聖賢亦所難必公每云人之
立志要以聖賢自期毫末私意不介胸中然後能與
天地相似 孝宗嘗有恬靜正大之褒故烏臺諫
省出入七年凡所糾正无異論无怨言公有文集一

百卷經解四十三卷奏議十卷性孝淵源五卷雜志
二十卷孝史五十卷公之經孝受易于郭雍以達于
二程謂良者聖人之止无妄者聖人之動其銘有
曰仁義忠信盖无常名由近而惟則勇于行又曰
出門万里其塗蕩上用震以乾是曰无妄孝者宗焉
公之文祖歐陽公與曾南豐予嘗謂公曰近世古
文絕弦矣昌國之文如送陳独秀序甚似歐而
南華藏甚似曾皆我所弗如也予在朝時嘗攜
二文以示兵部侍郎蜀人黃均仲秉仲秉以古
文自命未嘗推表一人至見此文讀之一過曰好再

過曰極好三過曰此古人之文非今人之文也均也
見文集不少矣而獨未見此文果何代何人作也予
笑曰此古人在中都之逆旅將詣曹而覓官黃驚
曰乃今人乎慶元元年十一月甲申其孤峴奉公之
喪葬于袁州分宜縣神龍鄉鍾山里西峯安竟院
之右近太中淑人之茔從公志也後六年峴以書
及文林郎歐陽朴之狀來曰先公葬六年而墓隧
之碣未立非敢忘也念先友最故者加少而深知
者又加少蓋斯二者微先生碣之而誰也予因特
書其大者其詳則有行狀與言行

銘曰

皇矣維宋奎宿芒動文儒以光溲漢滌唐洛中之程
同聖之經南豐之曾司文之盟豐 以降明嗣其響
中興昌辰謝公其人攤易之緼 李宗下問優人程
域澄源乎良以文而鳴古文勃與陟彼曾壇韶鈞其
碑有一其得則百斯世云胡傷廉奄有其二公沒六
年草鞠新阡碑于隊前列彼下泉

六一先生祠堂碑

嘉泰三年夏四月上庠名儒武寧胡公元衡以廷尉
正膺帝懋簡作牧廬陵幕府初開延見士民頷而喟

曰此邦六一先生之故里也太守今日之政其將疇
師近舍先生遠取遂霸是宅鄧林而度材于北山航
滄海抹珠于史川於是每夜漏未盡十刻先雞以興
盛服以出周諏民瘼允哲民情治賦以寬聽訟以詳
敷政九思而後行錄囚百慮而後決至于精意雩榮
休為之瘁禱雨之祝雪之至既十告朔仁形于心化
孚于民山農溪叟咸以手加額曰此古儒者之政也
前日開府之言其有合哉是足以對越吾鄉先生文
忠公矣公一日迨暇登才史君所作六一之堂則又
仰而嘆曰古者必蔡有道德者為樂之祖此禮經明

訓也今居六一之故國抚喬木之蒼然誦秋声鳴蟬
之賦覽唐書五代史之藁我如之剋醉如之容忽乎
瞻之在前也伊欲折白鷺之芰荷酌青原之石泉社
而稷之乃无一精舍以妥屏攝以為邦人考德問業
之地不曰室迩而人遠乎面堂之南得一虛亭增築
一室犹先生之像而祠焉明年四月將屬士民落之
移書萬里曰紀祠之碣招神之幣不在子其將為在
乃為之作迎享送神之詞曰
繫斯文之鼻
祖子肇集成乎素王二太極而三兩儀子曾謂遠賢
於虞唐一刪一定而一係子紉天紀而綴人綱瞻看

止于麟筆子過方祀臣子以死將恫怙顏而設崇子
邪詖燄烈而波狂蹇道統之三絕子疇再近孔氏之
光隄无君无父之方割子萃一孟之為坊樸虛无脊
戒之鬱攸子前一韓而后一歐陽微一聖一賢之澤
子人倫何恬而不立惟泰元尊之丕仁子賚先生乎
仁皇上以耒夫法官子下以主乎此邦羗此邦之子衿
子疇莫扈先生之芬香耿先生之精爽子千秋萬
歲此邦乎不忘矧崇永之為鬣子宿草風悲而雨荒
庸展省之不怀子独入於穎乎相羊雲起青原之峩
子月湧白鷺之茫筍有玉版之菹子樹有羅浮之霜

翹西江以為酒子手北斗以為觴帥諸生北向以迎
拜于寿先生于新堂乘回風而載云旗子忽為來歸
乎故鄉

誠齋集卷第一百二十二

墓誌銘

丞相太保魏國正獻陳公墓誌銘

皇天佑 宋俾萬億年作民主自 祖宗暨子中興
必昇以傑魁文武之佐負太公至正之望為一世善
類之宗故其人未用而天下望之既用而天下慨之
既去而天下惜之其進其退君子小人視之為已用
舍四海生靈視之為已戚休中國四夷視之為國輕
重在 仁宗時則有若杜韓富范在 哲宗時則有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若司馬文正在 高祖及我 聖上時則有若廣漢
張公莆田陳公磊、堂、後先相望偉如也初紹興
庚辰辛巳間虜情獗甚國勢泉亢天下之望在張公
而廷臣莫敢以聞首請用張以大慰民望卒安宗社
者陳公也是時萬姓三軍稱張公為都督而陳公為
小都督其係人望如此至於乞斬大璫張去為臣外
戚錢端禮之相逐倖臣龍大淵曾覲議復奏審之法
及極言近習弄權債帥納賄籌獎皆根抵天下治亂
天下稱誦其卓詭絕特之舉者皆陳公云詩曰人之
云亡邦國殄瘁迺淳熙十有三年秋七月二十有二

日民之無祿少帥觀文殿大學士魏國陳公以薨聞
天子震悼對輔臣驚歎久之為輟視朝又再輟視朝
贈太保謚曰在猷令官洽葬以十五年七月二日葬
于莆田縣豐保里龍汲山朝奉郎直寶文閣主管西
京嵩山崇福宮朱公熹狀其行其子守以詩銘于太
史氏而廬陵楊萬里實執筆待罪厥官銘其可辭公
諱俊卿字應求其先潯川人求嘉之亂太尉廣陵郡
公準之孫西中郎將達南遷泉江歷唐五季而太尉
十九世孫真二十二世孫喬沆始居莆田自沂公以
降以好施聞公生而莊敬不妄笑言七八歲知學冀

公薨執喪如成人少長益自厲紹興八年希於禮部
知舉朱公震張公致遠得其試文曰公輔器也官首
選有不可者屈屋第二授左文林郎泉州觀察推官
秩滿改宣義郎故事當入館學時相秦檜察公不附
己以為南外睦宗教授終更造朝道中一日忽心悸
亟馳歸冀國夫人已即世乃以是日厲病云服除員
外置通判南劍州檜死乃以祕書省教書郎召非公
事未嘗詣執政 今天子為普安郡主 高宗命寄
相擇可輔導者爭欲植所善 高宗不可命擇館職
靜厚者乃以公對除著作佐郎兼普安郡主王府教授

尋遷著作郎作左郎二年講說常傳經以規歷司勳禮
部員外郎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監察御史殿中侍
御史韓仲通以獄無辜婚秦檜黨盡逐仲通獨全劉
寶拯我培克併按抵罪宰相湯思退秉政國言藉
會冬無雲而雷公言思退文藝有余器識不足無以
堪重任詔罷思退今虜自燕徒汴謀入寇中外震恐
而楊存中久握兵柄尤以培克交結浮幸士皆怨咨
三十一年春正月望大雷電而雨雪公引春秋書雷
雪相距八日其變有漸令一日並見此夷狄陵中國
臣下竊威權之象遂禪存中 天子為罷存中而奪

之兵時虜募已形公言宜蚤擇大帥盡護諸軍而在
廷莫有堪其選者舊臣惟張忠獻在困於諛謫居湖
湘中外翕然歸之上心益疑公上疏曰竊惟今日
事勢危迫軍民士夫皆曰張浚忠義文武且習軍事
可當閫宰臣素不識浚亦聞其人意廣才踈雖有勤
王之節安蜀之功然其敗事亦不少特其許國之中
白首不渝廷臣未有過之者竊聞譖者言其陰有異
志若付以權恐漸難制夫浚之所以得人心伏士論
者為其有忠義之素心也若其有此人將去之誰復
與之臣願陛下察其諛誣畧加辨白其與除一近

郡以係人心上大悟官張去為陰沮戰議且請
避狄公請斬之上愕然曰卿仁者之勇明日除權
兵部侍郎浚數月竟用張公守建康報益急
王師始北度江據要害然戰議猶未決公言今守禦
畧備士氣亦猿北虜若來待以重兵擣以間道上策
也嚴備禦開屯田中策也受其甘言歛兵增幣無策
矣虜兵尋度淮公受詔經理浙西我是以有膠西之
捷公勸上進幸建康上然其計未發而虜自亂殺
亮新首遣使求成朝廷議所吞或有歸疆者實利正
名者虛名多附其說公亟言曰今日正名之日也

今天子受禪公入對陳成懇切且言今日之事必也
清心寡欲屏遠便佞用志專見理明則邪正分功業
就七月遷中書舍人尋以其職充江淮東路宣撫判
官兼權建康府事時上初即位慨然有雪仇恥之
志方屬張忠獻公以聞外事願在廷无可使佐之者
以公忠義奮發沉請有謀故有是命公與張公協謀
効力大飭邊備十一月詔給禮條時弊公陳十事曰
定規模振紀勵風俗明賞罰重名器遵祖宗之法
杜和枉之門裁任子之恩限改秩之數蠲無名之賦
其杜和枉之說曰北來左右近習名聞於外士夫以

身附炎將帥以賂易官隆興改元都督府建除禮部
侍郎叅贊軍事張公初謀大學北征公以為不若養
威觀釁俟萬全而動從之會虜盛兵聚糧邊邑諸將
謂秋高必來不若先之張公以為然乃表出師是時
六月師興出虜不意幕府次盱眙大將李顯忠邵宏
淵連下虹靈壁二縣禽其大將大周仁蕭琦縛至麾
下將乘勝長驅公曰盛暑與師深入敵國皆兵家所
忌宜亟還張公亟檄顯忠班師西顯忠等已進破宿
州虜亦大發河南之兵以來顯忠身鏖戰城下自朝
及吳殺傷適當虜氣燄為中興以來王師之捷鮮有

此希會而兩不相知而驚虜潰而北我師潰而南而
流言以為我師大夫利虜且乘勝而至主和議者又
侈其說以搖衆公從張公駐兵不動潰兵聞之稍
來歸計其實所亡失財數千人張公檄公亟人奏公
見上具道其事且曰勝負兵家之常願勿以小衄沮
大計上曰朕任魏公不改張公抗章待罪公亦請從
生上不得已詔皆貶秩二等湯思退復相公以嘗
論思退請罷不許諫官尹塲陰附思退議罷張公都
督復以宣撫使治揚州公上疏曰今便浚去都督甚
重之權居揚州必使之地凡所奏請臺諫沮之如此

則人情解體浚方為賊餌之不暇且浚近登兩淮備
禦之計惟保陰清野可徑賊鋒

陛下既許之矣今議者之言乃如此雖浚盡室以往
有死無避然浚負天下重望一有蹉跌人情震駭臣
恐江上之事時有不可測者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
之乃不復為宗社計願詔中外相與協濟使浚得以
畢力自効上感悟即召張公復開督府卒召相之然
不數月竟為思退墻所擠遣出視師遂不復返而公
亦累章請罪明年五月乃除寶文閣待制知泉州公
固請祠除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及退思貶死

上乃思公言太學王教百人伏闕下拜疏請起公
上勞之再三公引歐陽修司馬光之言極論朋黨之
弊以為紹聖崇觀以來此說肆行實基靖康之亂近
歲宰相罷黜則其所用之人不問賢否一切屏棄此
鈞黨之漸非國家之福除吏部侍郎尋兼侍讀同修
國史嘗言本朝之治惟仁宗為最盛願

陛下治心脩身三政用人專以仁宗為法以今日
之要也大臣受任不專用事不久不能以一身當眾
怨此今日之蔽也人才國家之命脈氣節大人才之
命脈祖宗盛時作或涵養石公巨人爭以氣節相

高自蔡京秦檜用事摧喪畧盡此今日之戒也於是
上有意大用公矣會錢端禮起戚里未政駸駸入
相館閣之士相與上流疏斥之皆為端禮所逐工部
侍郎王弗^陰附之公抗疏言本朝無以戚屬為宰相
者及進讀寶訓適及外戚事公又極言本朝家法外
戚不預政最有深意上首肯久之端禮由是深忌
公力求去除寶文閣直學士知漳州改建康府公
既去而端禮亦卒不相三年召為吏部尚書時
上猶未能屏鞠戲又將畋白石公上疏力諫至引
漢威靈唐敬穆及司馬相如之言以為戒後數日入

對上迎謂公曰前日之奏備見忠謹朕決意用卿矣
十二月詔館虜使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
首荐名士陳良翰林栗劉翔時龍大洲魯覲以舊思
怙寵士夫頗出其門言者往往獲罪及公館客大淵
為介公見外不交一言大淵造門不答偶中書舍人
洪邁來見語公曰人言某官公曰何自得之迨以淵
覲告公具以邁語賢於王前曰臣不知平日除目兩
人寔與聞乎抑密伺聖意而竊弄國權也

上曰朕何嘗謀及此輩即點二人知樞既事虞允文
入謝 德受宮高宗語之曰卿其陳俊卿同在樞府

俊卿極方正公以兩淮荆襄藩籬未固言於

上曰脩邊經久之計不遇屯田積粟增陴濬隍訓練
練兵而已然今日任人太拘而邊郡尤病謂宜廣求
人才勿問文武使陳所見與定規模悉如 太祖
皇帝所以遇李漢超馬仁瑀輩者公之以兵使自為
守饒之以財使自為用虜使來庭公以故事押宴使
者致私覲其贈不名公却之使者乃書名虜移書邊
吏求歸亡命 上顧輔臣議所答公曰傳虜歸叛云
否以載書也鎮江軍帥戚方培克軍士嗟怨言者及
之公奏外議內臣中有王方者 上曰朕未聞之方

罪固不可貸也當併治譽阿者以警其餘即詔罷方
而以内侍陳瑤李宗回付大理寃其賄狀虜使來賀
會慶節上壽適郊禮散齋不用樂公請令備者以禮
諭之上親郊霖以震宰相葉顥魏杞策免公亦
請罪越數日除叅知政事言於上曰執政當為
陛下進賢退不肖使百官各任其職至於細務宜歸
有司庶已中庸之務稍清而臣等得以悉力於其急
務從臣梁克家莫濟求外補公言二人皆賢其去可
惜蓋有其間者於是劾洪邁奸險詭候不宜在人主
左右黜之七月宰相蔣芾以憂去公獨當國尋兼知

樞密院事請中出恩澤者許得復之

上曰卿能

尔朕何憂每勸

上親忠直納諫爭抑僥倖肅紀綱

講軍政寬民力困人隨才无求其備異時將帥不見
執政莫別能否公日召三數人與語察其才如所堪
而識之首減閔鹽罷江西采入廣西折配未鹽鬻諸
道精逋以大萬計上與公言聽諫從於是政頗歸
中書矣龍大淵死上念曾覲款召之公曰自
陛下出於兩人中外詠歌至德今復願罷臣召遂
止殿帥王夔奉詔行視淮城還荐和州教授劉甄
夫上命召之公與同列請其所自上曰可召

問之公退青琪皇恐不知所對會揚州奏琪傳詔增城今既浚事公請於其上曰無之公曰此矯制也退至殿廬召琪詰之琪叩頭汗下公亟奏曰詔邊臣增城此大利害大紀綱大號令也而琪得詐為之令甲曰詐為制者殺於是詔削琪秩罷之先是密命下諸軍朝廷多不與聞公與同列請自今百司受詔處事並聞朝廷而奏審為至是復以為言從之尋收前命上諭執政曰禁中欲取一飲食亦奏審平公言祖宗憲成著在令甲且如令三衙發兵則密院不可不知每事奏乃欲取決於陛下也今命不復收

中外惶惑且將併舊法而廢之矣意者非陛下也將無小人因此陰以微言上激雷霆之怒乎異日面奏上曰朕豈以小人之言疑卿等耶同知樞密院事劉珙進對語切忤旨詔除珙端明殿學士在外宮現公力爭之曰當與大藩上乃以珙帥江西乾道四年十月制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公為相以用人為己任所除之皆一時選尤抑奔競獎廉退或才可用而伐閱尚淺即密荐於上退未嘗以語人有忽被召對險用而不知所自者如名儒朱熹公三荐之熹不知也每接朝士及牧守

來自遠方者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見給舍必
勉之曰朝廷政令公等意有未安勿憚舉職又以
兩淮備禦未說民無固志請於陽和二州各屯三萬
人仍書民數率三男子者家一人為民兵要使大兵
分屯要害以搯腹背民兵各守其城以相犄角時屢
允文宣撫四川公荐其才堪宰相上即召允文為
樞密使至是拜公左相允文右相乾道五年八月也
允文建議遣使北虜以陵寢為請公而陳未可復手
疏以為恐慕虛名而受寔害事得以小緩曾覲扶滿
公預請以為浙東總管上曰覲意似不欲公曰屬

者陛下法覲甚盛或謂覲必復來今果然願捐私
息伸公議又詔進覲官公曰無名會遣使賀北虜
正及請以覲為介還以故事遷其官樞密承旨張說
欲為親戚求官憚公不敢言會公於告請於它相得
之公卒不與吏部尚書汪應辰舉李屋應制有旨召
試權中書舍人林机言屋獨試非故事公奏死祐中
謝悰亦獨試乃機與諫官施元之意沮應辰不為屋
也公因極論其姦遂寵二人明言允文復申前議
上以手禮謀於公上疏力爭之維力請去以覲文
殿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使辭行犹勸

上以泛使未宜輕遣竟遣之不獲其要領云憎覲
召還遂建節旄歷使相以濟保傅士大夫莫敢言者
公至福州政寬而嚴治於盜明年之海水賊而即侵
軼閩廣海審然公召統領官鄭慶授以方畧慶頗逗
畝以風為鮮公植旗於庭視其所卿慶懼晝夜窮追
遂悉禽之 上嘉其功特遷銀青光祿大夫閩監故
事官自鬻之轉運判官陳峴議改為鈔公移書執政
以為法行三十年州縣稍無橫斂百姓各安業此
不為不利矣今欲改之不可竟改之已而果不行又
明年力請授開遠以提舉臨安府洞宵_宮埽里弟滔

熙二年再命知福州民習其政不勞而治會有
詔盡發本道戈舡及選卒公奏苗其半州大旱且火
且星隕且地震公悉以聞 上賜勞幣藥初三年
太上皇帝聖壽七十慶賜守內公以紹興從官特轉
金紫光祿大夫四年累章告老上遲回累日乃除持
進提舉洞宵宮五年五月起判隆興府改建康府江
南東路安撫使兼行宮留守且詔入奏既至都人聚
觀盜嗟喜公之將復用也見於垂拱殿上為政容加
敬命坐賜茶宣問款至公因從容言者擇將當由公
選臣聞諸將多以賄得之軍政大壞矣 上曰前

日鄭鑑亦云鑑公壻故及之公曰鑑以小臣論事
陛下和顏聽納中外仰服然諸將交結用不才而
貨則下不服 上曰然又曰 陛下用人當辨邪正
當由 朝廷聞曾覲王拈招權納賄荐進人才而皆
以中出行之口語藉 恩歸此輩謗萃陛下 上曰
小者或勉拘之大者此輩何敢預公曰此輩未必敢
明荐也或伺知 聖意而傳於外耳禁中一事外間
必聞皆此曹也願顏戒勅 上遣中使賜金犀器帶
茗香明日辨行因奏曰臣去國九年重入修門見都
下穀賤人安惟是士大夫風俗大變耳 上曰何也

公曰曩者士夫私趨覲行者十一二尚畏人知今則
公趨一者十七八不畏人知矣人才進退由於私門
大非 朝廷美事 上曰打不敢覲時有請朕多抑
之繼今不復從矣公曰 陛下之言雖如此其如外
門誰傳某由荐某出某門此曹聲生勢長臺諫侍從
多出其門 朝廷亦唯命是聽孰敢為 陛下言者
如將帥賄交天特甚者不惟士夫言之吏卒亦能言
之獨 陛下以為無有耳 陛下信任此曹壞
朝廷之紀綱廢有司之法令敗天下之風俗 陛下
之聖德臣寔病之願 陛下勿忌臣此四言者 上

曰卿到建康見兵將如此者以聞公去建康十五年
父老喜公之來所至相聚以百數焚香迎拜公為政
平易寬簡悉罷無名之賦府有軍屯異時多為民害
公為出令犯者以軍法論諸君肅然行宮管鑰宦
者主之留守待之如部使者時節按行殿中則官者
置酒西嚮生而留守為客甚或邀飲其家公悉罷之
建康距淮南一水間每邊頭利害知無不言北境有
盜百余熱掠淮陰公請嚴禁合民越疆盜馬者增瀕
淮縣兵之戍者不受自北來歸者先是上念諸軍有
孥衆而廩不贍者出緡錢界三總領司各十萬俾市

易歲取于錢之五以優給為有司旁緣盡籠高賈之
利陰奪閔市之征公請罷之而歲指楮券三十萬於
一司給孥衆者半犒大蒐者半時上前下文書于
外多不用符璽謂之白劄子率用暫御持送而廷勞
同王人至是樞密承旨王抃遣所親以白劄來更白
近比公不奉詔因上疏曰號令出於人主行於
朝廷布於中外古今所同也問有軍國凡事或禁中
細札亦必用璽書行之此所以示信而防偽也今乃
直以白劄指諭度事宜於數百里外異時緩急或
錢穀所出或師旅有興或邊防是經係乎國家大利

害者能保其無偽乎 上手札愧謝公尋 上章
復告老咨詔不允際公少保益封公固辭 上手
札尉諭再三乃受時江東旱甚 上詔公預講荒政
公請貸米斛三十萬穀二十萬分州縣賑糶而又繼
以發常平之粟除田租之逋罷淮東之糶蠲米商之
惟所貸谷米才得十七分之一云公設施有政米舟
四集民無流徙八年正月復告老累詔不允而公請
益堅二月除醴泉觀使進封申國公九年正月公年
七十元日即謝醴泉之廩復申前請凡五表 上
又手咨却其章是歲親郊召公侍祠公固辭又三表

及乎疏告老 上不得已詔以少傅致其仕進 封
福國公有司以法當給全俸公按富文忠公故事獨
度少傅之祿余悉 上還十一年十月七日上以公生
朝遣使賜手詔金器藥香十二年又 詔公侍祠因
丘且來歲增上 太上尊號且慶壽陪班 上諭
宰相曰陳丞相久不相見宜趣來復手札書其末曰
付陳少傅而不名公竟固辭慶興告成冊拜少師進
封魏國公及屬疾且革夜半手書一紙示諸子勿祈
息澤勿禱淫屠勿立碑請謚遺表惟以用忠良復竟土
為請詰朝整冠定氣安卧而薨得年七十有四公忠

孝天至尤好禮終日無情容雖疾見子孫必衣冠遇
人無少長以一試實一言終身可復平居言若不出
諸口而在朝危言正色辨邪正斥權要無所顧避然
心平氣和無近名息處用事碩大體務持重在中書
尤愛名器抑僥倖故小人多不樂上委稱其中誠
為賢相云性寬洪無私喜怒泛然君無所親踈而好
賢之心實為雅善故端明殿學士汪公應辰敷文閣
學士李公憲嘗曰吾待罪宰相無過學者二公之內
洽郡尚風教民有骨肉訟者譬以義理爭者感泣白
奉甚約食日以肉而一衣或二十年祿賜多以分人

撫愛宗族恩意甚備內外總功必素服終喪在官不
受饋問建康諸部使者及諸大將故事有月餉公不
欲異衆別緒之以周士之貧者將去尚余萬緡悉歸
之官公於外物澹然獨喜觀書病猶不釋其學一以
聖賢為法於釋老未嘗問嘗有詩曰吾方蹈孔孟未
暇師桀可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二十卷曾祖諱仁祖
諱青父諱誥皆以公貴贈太師所昌冀三國公曾祖
妣黃氏祖妣李氏妣黃氏卓氏贈徐昌越冀四國夫
人妣聶氏封唐國夫人子男五人寔朝奉郎通判泉
州事守承議郎權發遣漳州事定承奉郎早歲必宿

承事即女四人長適進士黃洧次適故著作佐郎鄒
鑑再適太常少卿羅點次適奉郎通判漳州梁億余
幼孫男四人屋承務郎址垣承奉郎塾未官女六人
銘曰宋十一葉有赫有業振天之綱乾道惟
惶惟、肖霄我、高廟肖我、祖宗追而與同慶
曆元祐紹興乾道、宋之全時到隆四之據國宿憤
信威朔狄六月之師周宣之奇人醜仁琦庶之以歸
自以疋馬誓不南下謨明何人倚張與陳談者仰目
曰大小都督天勳駁、卒壞于成張公既喪久難厥
相、皇相陳公奮熙載庸正臣表治萬物吐氣歡勸

皇德心燭理自明皇德一正萬國以定一時群材驩
為公來若風斯翮萬羽斯會色夷氣溫、皇知爰
君、有難啓事有難止不費類齒如石投水、乾道
之隆萬祀獨崇、攸趙職太史作誦萬祀

宋故太保大觀文左丞相魏國公
贈太師謚文忠京公墓誌銘

孝宗皇帝宅憂北虜遣使來弔、帝遣朝奉郎中書
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京公假朝奉大夫試禮部尚
書注報謝為至扞京虜遣使郊勞用夷禮蓋我以哀
往被以吉送彼必欲行彼之非禮奪吾之有禮至臨

我以威以張夷扶虎狼之強我卒能執吾之有禮折彼之非禮使君臣訕服以申吾中國禮義之尊者京公以必死抗之也大抵自古及今夷狄之所恃以行其無道者止以一死怖士大夫而已不知夫死之為說施之畏死者則止者行施之不畏死者則行者止然畏死者未必不死正使不死其辱有甚于死不畏死者未必死正使必死其榮有甚於不死異時吾國之士吾其有出使而移疾憚行者矣見有不憚行既行而不稱職者矣見有不惟不稱職而辱命者矣見有虜人餒之至於獻詩請降以乞壺殮者矣矣而然

也畏死故也今京公執禮如執玉之堅趨死如趨隅之安毅然正色而不可奪虜卒不敢知無禮又復委曲頻從惟吾之聽而莫之敢違矣而然也不畏死故也昔魯哀公問孔子曰教問人道孰為大孔子曰禮為大弟子問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備哉京公乎惟得孔子論禮之意是以見禮大而夷狄小惟得孔子論士之意是以見君命重而身輕孰謂一死能動之子當是之時天下忠臣義士聞其風而說之咸曰是可以相天子矣主於今上遂相之天下尚遲之云公諱鏜字仲遠

豫章人漢魏郡守房之裔曾祖皋祖德用父祖和皆
贈太師祖封袁國公父衛國公母徐氏繼母徐氏皆
封秦國夫人建炎三年金寇據豫章恐城中之人圖
已家盾一壯男子衛公同產四人莫敢往者吏持父
父甚急衛公慨然請行後盡戮盾子衛公逸水而免
寇退訪父母得諸野奉以歸兄弟俱全州閭稱其孝
感公穉而翹秀受札安國尚書通子史百氏試郡學
必前列及大比對典謨父極陳禹皋贊舜深旨考官
驚異謂有經綸業明年紹興丁丑第進士奉大對以
直聞時年二十三主撫臨州川縣簿令陳鼎有能名公

一日旁觀其政曰吾得之矣然陳以繁吾以簡再轉
南康星子縣令地瀕江田病水故多訟公核簿正程
里胥鋤筒頓清善良得職郡計大半倚舟征吏緣霍
取過者目為虎穴守屬公董之簿征通商民譽藹如
部使者王柎首荐之及公造朝改秩柎為小司寇見
公喜曰公才宜在天子左右毋庸詣曹受邑公固請
自試治民柎曰簿州縣崇中都官士夫皆然公獨不
然可以泚孟晉之穎矣知江州瑞昌縣倍以終訟為
賢大姓磐據將吏短長奪挾民業忽有媪持牒庭下
公詰其由莫知所對公曰心某大姓也族此媪者逮

其人下之吏蓋服其辜秋而屏之鄰境盡取所攘以
埶其主始民樂公豈弟至是一邑大驚三年莫敢犯
者部使者荐之章交公車參知政事龔茂良荐公於
孝宗轉主管官告院先是茂 帥豫章日得公牋秦
之文竒之曰此汪彥章輩代言乎也 堯叟兩月詔從
臣舉良縣令為執法官給事中王希呂以公應書即
召見時 帝方英明果銳有雪仇耻復境士志夸者
奔數百里迎翳之良者而拜之如父兄及父喪上無
諸父下無同產兄弟以隻影童子而墮大事母寡已
孤母老已稚乃擅已以飯母寒已以燠母勞已以安

母、子同命者四十年如一日是時平仲未命也母
沒乃得官則泣日君命其敢不拜無母有祿其忍獨
食不曰孝乎嗜讀書喜賦詩而不肯一試於有司有
官而終不就一列不曰廉乎外至黃老星家醫卜百
工之技靡不解而不惑於巫史浮屠不曰正乎其屋
豫章之進賢急人之急憂人之憂樂人之疾戒託之
以死或寄以孤者累、也不曰仁乎仁孝正廉是四
者有一焉所挾既充矣而况四乎何置之有然則苟
為鈍無佳也曰非鈍也匿也非無售也不求售也曰
才而愚德而虛然則歷聘輟壞非欵曰歷聘輟坏何

可當也聖事也平仲賢人也其鄭子真李仲元之徒
欵雖然子真仲元之下之寡人也平仲賢介公子也
其於貧賤孰習孰不習也然有不習焉而樂者有習
焉而樂者二者孰難孰易也使三人者易地而處當
有可小觀者平仲諱公衡澹然居士其自號也卒於
慶元二年四月丁卯年五十有九夫人周氏處士丕
遠之女李公擇之外孫也前卒年三十有九與平仲
安貧正家有鷄妻侃于風四子彥演從政即常德府
司法叅軍彥璋文林郎福建路轉運司主管帳司彥
法修職郎吉州司戶叅軍同登淳熙丁未進士第彥

沃業進士皆傳業有闖而彥法與予遊最故予嘗舉
其文行之美以自代云一女適傳儔孫男四人皆幼
考諱緒之監潭州南岳廟母夫人張氏所生母金氏
趙三月諸孤葬平仲於此南三牛鳴其日某生子其
鄉婦仁其原麻山遷周夫人附焉其世次氏名職官
之詳大丞相益國周公既銘之且亟稱其信原溫恭
如晉宋間人物廬陵楊萬里復表其墓曰
蔚麻辰之松桂兮皆是翁之手植沔婦仁之泉流兮
志是翁釣石翁不見兮空山蒼而水碧孰知翁之不
山水長與遨嬉朝儕霽夫霽輝兮翁載之以為

上喉警夫素溥予翁策之以為駢板天關以入月
共不騎箕尾而騎少微子孫未拜翁而安仰兮盍諏
雲而咨鶴雲垂成鶴傲予翁其未歸而小泊酌桂
須而荐蕙肴必見翁欣然一醉其如昨

中奉大夫通判洪州楊公墓表

宋受天命一四海聖相承澤深仁高一百六十餘
年間重義累寧罔一玷缺自宰臣蔡京竊奸極妖竊
弄國秉遂成清康之社言之可為痛哭已方京盛時
蔽虧天日闔開雷霆生殺寒炎在其爪掌京久居杭
有厄出其間倚其勢奪民地民訴之仁和縣宰廬

陵楊公直之尼訴于京諷守胡諭公以地畀尼當
仇以美官公執不可它日有從臣荐公京以前憾憤
不用公自是留落老州縣君子是以為公惜也使是
時公遇主得為諫官御史則斬安昌破銅山為國除
此賊不難也君子是以為國惜也公諱存字正叟一
字存之其先出晉武公子伯僑四世孫叔向族
號羊舌氏食耒於楊生食我以邑為民其後屋華陰
在戰國者曰章生款為秦鄉後四世曰喜任漢祖
赤泉侯一世曰震至唐曰綰曰嗣復曰汝士曰
之孫承休天佑元年以刑部外郎使吳越

不密亂不得歸逐家江南六世曰輅仕南唐徙家
盪陵子鉉終海昏令公之六十祖也曾祖諱戩祖諱
倫考諱郊皆潛德不仕考以公累贈太中大夫妣黃
氏贈碩人大中公樂昌有客里稱善人家貧擇師訓
子篤意無倦公幼日誦數千言未十歲能屬文既冠
第元豐八年進士授柳縣尉丁父憂服除授袁州司
理叅軍又丁母憂服除授廣州南海縣尉改循州長
樂縣令長樂二廣窮處也士不知學公首延士子修
學校與諸生行鄉飲酒禮民風一變聲最諸邑荐者
交章改宣德郎知河中府猗民縣改杭州仁和縣錢

塘吳越勝地公治整以暇與文士登臨賦詩為一時
絕唱號詩將軍秩滿生忤時宰意授知襲慶府奉符
縣奉符岱岳祠延在焉仕者相傳以為膏腴之邑令
與祠官同掌其利故前令多墨公高置策書凡四方
之民指金錢以奉香火者皆書之屬之祠官隸之府
廷已死與焉有戚里任氏子為祠官轉移祭器公白
諸部刺史以聞有詔漕使韓公鞠之任置對窮反誣
公既且獄公無秋毫而任抵罪韓歎曰公之清雖畏
人知神知之矣通判建昌軍地與閩境盜所出入有
人屬徒數百殺人火廬巡尉憚之公諭招不從設

畧盡禽之既而威日愚民觸法情可矜白州戮渠
魁貸其餘民感悔盜遂息在功令公當最公推之佗
吏通判洪州師孫公族素寬厚自公在建昌孫已知
公既至府事一委之公、亦濟以明惠治而不擾公
見時事日異有拂衣告老志靖康元年七月
欽宗皇帝登極恩加朝議大夫八月竟上章致其仕
歸于吉之吉水縣逆塘里之故居 高宗皇帝登
極恩加中奉大夫賜金紫退居後口不道 朝廷
事子不染州縣膺友溪山藝松竹菴中藜杖寄傲其
間軒日報春堂曰余慶皆有詩以紀之丙午冬大雪

木稼嬰疾踰年而終逮炎戊申正月九日也得年七
十有一葬以明年十一月壬申鄉日中鵠原曰王既
娶黃氏曾氏劉氏皆累封贈令人五子王休博洽有
辭藻兩預鄉賦修職郎撫川崇仁縣尉王庭迪功郎
興國軍司法叅軍王烈迪功郎全州錄事叅軍兼司
戶五猷迪功郎肇慶府司法叅軍皆以公蔭補王訓
不仕孫九人光祖振祖茂祖煥承祖炳膺庶得清諸
孫皆進士而得清棄家為道士云曾孫十人扶暮清
即揆清成消簡清德清臣掖清卿皆世其業公字量
名宦冲淡家素空乏不問生業事兄布如父祿

以分訓其子如已子祀未冠萊第公以詩賀其兄
六月中丹柱輸先手鏡裏朱顏正後生至今詩家者
流傳誦為佳句公之葬奉議即知虔州虔南縣劉師
且銘之矣後七十有三年慶元庚申曾姓孫萬里覽
其銘慨公之忠悼公之訕復表其墓曰
宣政之
辰有孽其臣載美之鈞士伏以蜚于其輦嘻于宵于
泥毅揚公載稟其風載劇其鋒怒霆奮挺排山寨淵
疇不標旃予進可嗟予傳可磨其如予何

新喻知縣劉公墓表

紹興二十有九年冬十月十有九日萬里迎侍老親

米史零陵過湘江遇公於野店驢甚而被其骨肉也
前行日荒、歎落勢不容久相語其拜公上馬馳去
公六行一百回顧有悵、之色公平生剛簡未嘗對
其如此也私竊獨恠之未幾則聞公病遂不起前日
之回顧殆承訣之意也歎嗚呼痛哉蓋明年之八月
一日也得年六十有一公諱廷直劉氏字諤卿一字
養浩世為吉州安福人曾祖諱玘祖諱知復老諱位
先皆不仕紹興初元復元祐詩賦科時士以王氏訓
以熟爛口耳聖經賢史古今治亂邪正之火端漫不
何物公與兄禹錫以文章煒然同州里選而公

朱二州閣稱二劉焉已而禹錫登科公聞罷又十
年禹錫死公以經賦兩科再詣大常登十五年進
士第調諤州戶掾鄂居上流苗屯神衛兵以大萬計
一名軍中積芻火大將田師中怒甚大搜後一夕得
三偷兒有火具械致之州太守張傳承意婁公鞠之
欲必得參人者大芻狀公精意問因蓋其情將以竊
藏於民家實未嘗至軍壘也即抱其獄曰釋之三太
守怒以語侵公、曰以火具而殺三人有以異於以
釀兵而抵酒禁者乎太守一咲破械遣因遂與公為
知己薦之朝廷左從政郎丞昂州武陵縣數決疑訟

歲旱州命公禱而兩甘露降於丞所事之後圃桃者
五子海棠者一邑民咨異部使者某公雅不屑其人
某鄧章荐公、似好言讞卻之就攝郡博士逾年用
禮部侍郎幸公次膺及諸公薦改秩左宣教郎知臨
江軍新喻縣而疾作致仕得左奉議郎命下於身後
云公初娶伍氏繼世向氏三子寵中處中得中二子
始公未仕恤、然有及物意安福西寅陂歲溉田萬
二千晦擅於豪石貧民病之公為作釣水約工之官
亭下至今利焉嗟乎士大夫澹爵賦祿任民之安危
而漠然塞耳閉口視若風馬牛不相及甚者作

命民以為吾民數百年不可療之疽根以進其身
而怍色而公未有職於民之時而拏民憂以自詭如
此使得大其施所及豈小哉公即世之二年門下士
椁萬里聞其葬乃哭而表其墓曰鄉里遺老為予言
列正臣極長者其跡德在人博矣其後增、未有已
也今觀其二子相鍾菴第而亦相踵以死以不得遠
其朔不及流其根則福善之報然不然未可知也然
君子之望其子也無忝於其訓以無媿於其天而已
負共先以尤其天豈其志也哉是則報之大者是則
二劉已矣

羅元亨墓表

元亨諱上行羅氏世為廬陵人年二十有八擢進士
第負其有慨然歆竭才力為國立功業卒至於億以
病、以死、以不壽、止於六十有一官正於左奉
議郎知饒州安仁縣嗟乎若元亨之志元亨之才元
亨之廉勤而止於斯天邪人乎天也亦人也始元亨
武岡軍武岡縣時大寇楊公窟穴同庭狠然有窺
胡南意朝廷命大將岳飛討焉元亨以飛檄督饒於
詔郡至全州通判范寅秩扶家闕心輕士大夫元亨
不動一日往哀懇之范盛氣大罵曰公少年不

爭錢糧不可得也元亨抗言貴之日寇在心腹王
即遠來不宿飽公忍坐視邪臣子之義當如是耶范恐
不愧其坐人即發帑廩以應然用是銜元亨。不
死也已而元亨寧靜江府荔浦及永州東安縣凡兩
遇范為部中監司數窘元亨卒不得絲粟罪然元亨
自是用躡晚乃教授德安府、學用諸公荐改秩左
宣教郎而元亨老矣至安仁數月境內大治部使者
太守上其狀於朝丐頒其條教為州縣式廟堂歆用
之而元亨病革死為蓋紹興三十有一年九月某日
也其在荔浦民世為香於帥漕憲司怙其勢意氣橫

出視令亡如也令往、及折節隆禮以就焉介其譽
於上官否則與為市、故多犯法不輸祖令惕不敢
阿問稍忤焉則飛語鈞謗遠者莫考近者遂二十餘
令矣元亨至則條其姓名與其所以然者白於三司
請再犯者得建治胥徒側目治甲廣右其在東安范
運判條怨移以丞邪陽受牒鞠獄衡州先是衡有浮
屠弱一孤兒而奪之曰浮屠者徑山宗果之徒也宗
果以才辨得幸於公卿要人孤兒每訟曰於有司皆
視望宗果之勢撓法以田畀浮屠屢矣元亨未至而
於十里所宗果遺書於元亨啖以惟所欲或常塗

或金帛皆立致必以田畀其徒元亨謝曰諾既
入城則發其奸其訟一問而決畀田以歸以見諸公
大驚及秩滿歸家萬里杜怪其蕉萃以問其子全畧
全畧感然曰吾翁平生之心力盡於為邑矣竟日生
聽民政飢甚則入屏風後卒索食未徹聞一民
揖於庭則又疑履而出迨夜過丙事已民謝去倦臥
於屏風後率以為常未已則聞大病於德安再病於
安仁卒死於勤且所至遭其仇以不得施其才是可
哀也已曾祖諱輯祖諱仇皆不仕父諱緝以經術為
州里儒先粹然古君子人也以元亨贈右承事即母

李氏贈太孺人妻孺人周氏先卒子四人全畧全德
全材皆以文世其家全功未冠二女已嫁其詳見於
行狀誌銘矣明年某月某日妹婿楊萬里復表其墓
曰

嗟乎元亨以王師不飽為已憂而不慄上官之含怒
賢矣范公以一時之怒不容天下之士而阨之至死
寃矣雖然元亨之賢蓋自其天在阨而安亦豈其寃
古時為國憂元亨之才而為當世之君子惜其使斯
人而然也嗟乎櫻已者醜諛已者奸同已者扶異已
也今之君子其病未瘥若元亨之犯一郡丞其射

如此况復有大於此者耶然則乏才於緩急之際
而天下之所以難治不足咎也已不足怪也已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二十二



